

無錫周雲青編纂

吳稚暉先生文存

寄售處上海

梅白格路宏昌里第一百廿一號
即在愛文義路新開巡捕房後面

醫學書局

無錫周雲青編纂

吳稚暉先生文存

寄售處上海

梅白格路宏昌里第一百廿一號

即在愛文義路新開巡捕房後面醫學書局

吳稚暉先生文存下

無錫周雲青編纂

寒厓詩集序

余不能詩。亦不好爲詩。故年二十有三。著學籍。適其時瑞安黃體芳。長沙王先謙。茂名楊頤。長白溥良。先後督吳學。建南菁書院。刻續皇清經解。振樸學於東南。講學南菁者。有南滙張文虎。定海黃以周。江陰繆荃孫。慈谿林頤山。余應選入南菁治學。第一日。謁定海先生。先生銘其座曰。實事求是。莫作調人。心竊好之。與無錫范蠡許士熊等。遂有志理前史。紀禮話。不暇爲詞人。同舍未成年而所志同者。有上海鈕永建。永建來南菁之前二年。以十五齡天才。爲楊頤所拔。頤取永建所爲古文詞。邀番禺梁鼎芬評定。鼎芬尤禮重焉。厥後永建棄書肄劍。入湖北軍校。鼎芬爲校督。左右之甚至。時長吾曹舍者。爲丹徒陳慶年。慶年爲經師柳興恩姊子。能傳外氏學。慶年好談。常側其頭。唇翕張。格格笑不止。我等年少。往往慕效而狎弄之。彼亦不忤。我等所居爲話字舍。各自以爲許鄭遷固聚此八舍也。其時院中彬彬文學之上選。產江南者。則有陽湖吳翊寅。金匱

孫揆均。丹陽王英冕。無錫高翔。元和汪榮寶。其尚在童齡者。有無錫杜嗣程。籍六合而家江寧之田。其田。其田才筆肆茂。年十三以神童爲王先謙拔食餼廩。意氣甚盛。頗蹶弛。院之成年長德。皆爲詬侮。嗣程則秀拔俊整。不好弄也。產江北者。則有籍上海而家泰興之趙世脩。泰興又有姚彭年。童子金鉞。世脩弟子。寬弱常受侮其田。然鉞工李商隱偶體文。其田雖上規騷選。卓然成家。勿若也。敬恆所家無錫。時流年相若。談說文史。與南菁諸子上下者。則有廉泉。俞復。丁寶書。顧蔭孫。裘慶年。昌年。曹銓。及寶書弟福保。福保亦一奇童子。十四五卽通治漢魏六朝數十百家之文。後亦應選居南菁頗久。無錫諸人。每日夕。必聚市間茶舍。名春源者。據其一隅。之晚紅晴翠樓。對九龍山暮靄。雜談訓詁詞章至囂。輒引鄰座驚怪。當時隱隱領袖其間者。則爲廉泉。泉婿桐城吳氏。其妻吳芝瑛。爲吳汝綸弟寶三。學者稱爲鞠隱先生者愛女。才藻懿秀。爲當代閨閣詞宗。泉父宰山東。與泉外舅同官。廉吳兩家。皆好蓄書。泉芝瑛尤癖嗜。故泉家藏書精本之富。甲於邑中。朋曹就鈔借讀。每無虛日。此皆三十年前往迹也。所謂孫揆均者。卽寒厓先生。爲是集作者。廉泉則南湖先生。因集刻己之所爲詩。並刻寒厓集。付余序之者也。寒厓先生之詩。余旣不能詩。如何能序其妙美。唯南湖先生謂寒厓集中詩。當比吾鄉

之勝清作者楊芳燦。余竊不同意。因寒厓集。樸至清老。非蓉裳詩鈔藻思浮揚者可比。廉先生特以孫先生年少爲文。騁才獨往。英流秀耀。近似楊郎。故借評其晚年之詩。言傳世當如之。必非謂爲同值也。余雖不好爲詩。顧未嘗不好誦人之詩。余學南菁日。固名吳朧。命字曰稚暉。老猶殘存此字。名朧之故。因二十歲前。偶得謝宣城集。精本。好其詩極篤。至取玄暉之名自名。於詩曾有如是故實。故二十歲後。不暇爲詞人。則有之。不羨詞人之能詩。則殊不然也。唯倔強不肯讀大官之詩。及詩名爲當世濫稱者之詩。所以於古止有謝朧王維黃庭堅陸遊數人所作。時好誦之。因以品論當世。所取亦狹。吾近年以爲後之人欲在吾世求作者。謝王黃陸其人。唯有金匱孫揆均廉泉。長洲江滉。侯官鄭孝胥而已。此余堅僻自信之說。果將如何。此千秋之業。非能以一二人輒是非之者也。孫廉兩先生。詩之所造。亦在近十五年。始引吾措意。信其必傳。三十年前。數十詞人。至老乃止。有兩先生之詩可傳。此余序寒厓集而不勝惘惘者。寒厓先生。生長名家。其大父行以上。文采照映。不必殫述。而建節開府。皆勛在並世。先生甯能以詞人自詭。我華自甲午喪師。國勢日蹙。一介之夫。罔不憤發。丁酉歲末。余與南湖先生。並偕山陰陶仁榮。就北京米市衢。南海館。與南海康有爲。談論國故。雖有爲言皇帝當爲

公僕。心猶未以爲然。然知國事非可以考據記誦了之。則極豁悟。明年在上海。遂與元和陳懋治。共約不復再讀線裝書。旋改定今名。因闕敬與恆。不足任己以天下之重。故命名以自箴。壬寅春暮。與寒厓先生。同挈子女去日本東京。擬治歐羅巴之學。乃未及兩月。因上海吳慕良。竊慶蔡鐸等。欲以自資入成城軍校。公使蔡鈞。持例格不與送。吳興錢恂。方爲湖北學生監督。說之不效。吳汝綸又說之。亦不聽。余與寒厓先生。遂率同寓少長二十餘人。強桐城先生。同造使署。堅請至夜半。不肯行。蔡鈞遂召日警扶余等出門。連日東京留學華生。羣往譁詰。蔡鈞因曠日政府。以妨害治安之罪。罪余及寒厓先生兩人。並置東京獄。流逐返國。警吏押余等上新橋火車。新會梁啓超。特從橫濱來別。解至神戶。復留羈守所一宵。明晨。遂登神戶法蘭西郵船。山陰蔡元培。慮余等途中遭迫害。遂中輟其東遊。同舟共返。自是寒厓先生。亦改名道毅。其有任重天下之意。亦可知。顧爲學非盡人可能。而爲國則能者衆多。既不忍以能而無所用者。與人爭爲學。復不敢以盡人所可能者。與人爭爲國。是則雖無端而抱任重之志。正如古人所謂大夫繁憂。方有四面靡所聘也。余則二十餘年。僕僕海內外。不名一掌。孫廉兩先生。亦至今窮老鄉國。清之季年。長白載濤良弼輩。方欲起先生等。任要職。南湖先生浮沈郎署。

不之應。寒厓先生彼時方奇困。亦甯出關西行。任小吏。丐食免死。但冀引彼輩日高尚。或挽回敗亡。所以仍取詩詞。與良弼吳祿貞等唱和不絕。良吳殺身之禍。皆未能挽救。而詩境却相引益深。此卽寒厓集等之所自產也。以兩先生名德碩望。清才閎學。僅僅使以詩集與後人相見。在國家爲大不幸。至於小己。正有可以自慰者。十年前余居倫敦。美利堅之總統羅斯福。挈其女漫遊英倫。其女所謂外交界之花。倫敦報界學界。爭歡迎之。羅女甫下車。卽問西朋斯德寺何在。彼將置百務。急欲先謁鄰尼孫墓。鄰尼孫者。百年內英之詩人。死行葬禮於西朋斯德寺。比隆於我國配食孔子廟堂。其詩尤傳誦於美國人人之口。按其流品。止卽與陸劍南等同價。劈絲繡之。團扇畫之。東海西海。妙年兒女之心理皆同。然則百年後。正有外交界之花。執寒厓集等而繡以絲畫以扇者。雖不得以豐功偉烈。範像九衢。亦奚憾歟。亦奚憾歟。中華民國建國之十有二年九月十四日武進吳敬恆

八大人覺經箋註序

吾友丁先生仲祐。自少卽具度世苦厄之婆心。故於耽悅經史詞章之餘。窮研醫理。實際救人之患者已二十年。願雖每日求施治者衆多。先生得暇卽讀書。精篤特至。於

學多所通。通必造其深。其著述若醫書。若詞章算術書。已刊行者雖極精博。尙僅所學之一斑。最近由文章之深妙。廣徵於哲理。由哲理之會通。潛心於內典。先生乃恍然曰。芟芟己人之疾苦。猶爲末施。而惟能澈悟人之迷妄。斯云大慧。今之同胞衆生。顛倒於四魔五欲。攪亂世常。卽自身亦同陷苦惱。藥之者其惟佛說歟。然三藏奧典。其蘊深秘。向日衲氏箋疏。務暢玄論。不重訓解。所以詞理鮮通。難達經旨。先生乃發願以中土詩書箋詁之法。施於梵經。並欲就漢魏古譯。先加釋註。重初源也。今註入大人覺經一卷已成。殆爲先生度世之第一法身船。誰歟能先至涅槃岸。余姑序於其首。而與同胞之憧擾苦海者一商榷也。民國七年一月六日吳敬恒序

四十二章經箋註序

人類之肇興。創造家與天演家各異其說。固皆謂在書契前累年以萬計。以千計者無不同。而書契之興。則近在六七千年以前。全世界之歷史家皆記之以如是。蓋明且晰也。而哲想之發育。極其全盛。僅三千年以來耳。東陸則老聃孔丘墨翟莊周。西海則德黎額來頤利圖柏拉圖亞利士多德。皆同時之表表者。而居東西之中。生諸哲之前。則又有身毒我佛喬答摩氏之少數哲人者。其學說之精。理論之富。皆前聖所未逮也。大

千世界。盡與人境爲同乎。恒沙億年。皆與今日相似乎。胡爲而三千年以來。在吾曹所居之地球上。獨有此等哲人。能爲此等學說。爲此等理論。此誠不可思議。我佛其能說之歟。今姑舍此疑問而勿論。而論其實。固已有此至精之學說。至富之理論。出於三千年以來之少數哲人。吾人居東。而東學爲吾所固有。迎受異學。則有西學。西學東漸。最先爲身毒之學。而希臘之學。則傳之不及三百年。宜柏拉圖亞利士多德之遺書。西人在數十年前家喻戶誦。視若聖經賢傳者。至今日在我國不聞有一譯籍。而佛氏之書。則傳譯幾近二千年。去哲想發育全盛時代。僅數百年耳。我國老聃孔丘墨翟莊周之著作。方整理於秦火之餘。記載於藝文志。而我佛喬答摩氏之遺言。亦卽並時東來。與口授之文。璧中之籍。同爲漢代古書。如是佛學幾可稱爲我國固有之學。如言譯事。而佛書亦可稱爲我國創始之譯事。而此四十二章經者。在佛書不爲深微。然論典籍之價值。爲漢代古書。爲譯籍初祖。斷可視同六經三史。仲祐先生本以考據經師。發願闡明佛學。故其注解佛經。卽用漢儒解經家法。前注八大人覺經訖。吾已略說明之。今於此注。益見漢魏古書。連結漢唐注疏。非惟爲佛說貫通理解。且爲經典增益名著也。余雖不通佛說。而於天人之故。多所疑問。然對於仲祐先生之說。解妙達。義蘊畢闡。亦

如頑石之能點頭矣。民國七年三月七日吳敬恆序。

佛遺教經箋註序

恒研求天竺字母。而與我國音韻學家相接觸者。莫古於姚秦鳩摩羅什宮商體韻之一言。體韻云者。體與韻爲兩事。體卽云雙聲。封演聞見記云。周顒好爲體語。錢竹汀疑體語不詞。陳蘭甫乃引北齊書徐之才傳。尤好劇談體語。證封說之非誤。好爲體語者。卽南史羊戎好爲雙聲。北史魏收與崔巖嘗以雙聲相嘲之類。合雙韻而言之。則曰反語。吳書諸葛恪傳云。成子閤反語石子岡。顏氏家訓音辭篇云。孫叔然創爾雅音義。是漢末人獨知反語。是也。僅就韻而言之。則曰韻語。南史何長瑜以韻語序臨川王義慶州府僚佐。高僧傳宋岷山通雲寺僧邵碩爲人好韻語。是也。若僅就聲而言之。則曰體語。又卽聞見記之所云。徐之才傳之所說者是矣。故唐譯悉曇字記。亦有十二韻三十五體文之名。體文卽謂雙聲母字。乃沿六朝之舊稱。迨後反語習稱爲反切。韻語爲韻部。專門學問之所掩。其詞不足以槩舉。僅退而泛稱一部分有韻之詞。體語則更不顯於詞林。止以雙聲相稱。至晚唐字母行。宋元等韻之名以立。體語遂爲歷史中一名詞。無人過問矣。六朝人形况他人之形儀音吐。每好用聲韻等字。魏書宋弁傳之體韻和

雅。正與高允傳之音韻高亮。王肅傳之音韻雅暢。同一贊美其音吐。是體之爲字。實與若聲若音若韻。同熟于六朝人之口。韻字始立於晉初。而體之命名。當亦去羅什不遠。體韻並舉。出於羅什。以代表其天竺字母之聲韻。而當時之人若耳熟能詳而不忤者。則世儒談聲韻者。方與佛氏音聲之理。相互貫通。莫之有間之故也。觀彼宮商體韻之言。羅什以語慧叡。而謝靈運著十四音訓叙。條例梵漢。卽由以衆音異旨。諮叡而達解。益可見其時梵漢溝通之普矣。顧史稱羅什入關後。譯經逍遙園。諳誦衆經。無不究盡。轉能漢言。音譯流便。則其妙晰梵漢音旨。有所裨助於當日研音諸儒。本無足怪。彼手譯經論。至三百餘卷。實爲迦葉摩騰竺法蘭以來譯經最多之一人。故聞鳩摩羅什之名。不惟音韻家與之有最初之因緣。而談經藏者。亦必以譯聖目之。仲祐先生以經師之家法。箋註佛學之名著。最初古籍如後漢迦葉氏等之四十二章經。八大人覺經。諸篇。已次第脫稿。恒旣皆得而序之矣。而循次卽及於羅什之所譯。因佛遺教經者。雖止爲羅什衆譯中之一小品。然爲其爲我佛最後之遺言。而與四十二章經爲佛最初之垂訓者。適相照映。故先涉筆。刊校旣成。復令余贅一言。余惟先生詁解之精。向已深論。不必更說。而私心所驚嘆者。先生自發願註經。晨夜不倦。蒼翠羣目。方從事者。充溢積

軸。至巨數架。是將爭多於什公。爲經註之偉觀者也。恒亦竊羨什公之浩博。而無所可競。適求音書故實。流連其姓名。故卽牽引爲文。以見什公於恒。亦有因緣。聊引先生爲笑。許其序於書首可乎。民國七年三月二十有一日吳敬恒

讀民立報所載記述吳綬卿先生雜作書後

民立報所載謝先生炳樸等。致廉南湖吳芝瑛兩先生書。論及錢子泉先生所作吳先生傳。及孫寒厓先生所作吳先生詩稿題詞。傳與題詞。三月前亦刊載民立報。敬恒皆得詳玩而熟復之。諸君子之哀痛及表彰吳先生意無不同。而胸境各別。故彼此皆若不相饜。敬恒得舉其要點。拉雜屬論。

謝先生諸人之意。憾良弼殺吳先生。故一若欲塞吳太君之悲。惟有痛恨良弼。置良弼於不齒。乃爲得當。此人情然也。雖然。或者適所以誤造吳太君之不廣。吳太君爲堂堂烈士之賢母。未可輕測之以世俗之常情。且卽以世俗之常情論。對於生良弼與死良弼。決不能苟同。如其今日良弼而猶生存者。則愛子飲白刃。仇家方視息。一聞其名。自增哀痛。若當日仇人。亦早授首。則私人之恩怨。俱付逝水。所餘者。止有千秋萬歲後之歷史而已矣。吳太君豈一尋常女子。止知輾轉于加刃之小仇。輒喜門子座客。俱能載

指而詈耶。

蓋吳先生之頭。必自少卽奉賢母之命。預捐于我可愛之漢族。偶不得當。早拚爲滿人所購。良弼滿人。果使人購之去。是吳先生不憾良弼。獨憾既購其頭。不肯償極大之代價。乃當時之事實。契買中華民國之全費。卽得自賣去吳先生一頭。所以張菊生先生序吳先生詩有云。綬卿不死。京津大局必早底定。此就才畧言。自別爲一義。至欲竭我之所知。當吳先生喪元之日。余尙滯迹倫敦。前乎吳先生之死。西方人情。堅繫於滿清。及聞竟殺吳先生。始交唾滿清。以爲萬不可再使此惡物存在。卽當時京津新軍界之斬然。全不兩附。又自殺吳先生始。亦非余之誣言。故就區區素狎。揣想吳先生之豪概。當馬惠田割其頭未殊。必曾痛極而笑曰。良弼豎子。畢竟奴才。輕以汝虜江山。易吾頭耶。然則將之去可矣。但勿悔汝自己之腿。亦飛而走耳。然則廣吾心於域外。良弼之與吳先生。私人卽小有恩怨。並無足論。

就異日彼史作彼語。良弼自爲彼中之鋒佼。若漢人無多。吳祿貞。滿清有十良弼。以吾呼爾蹴爾。惟釣朱紫之民族當之。今日猶大清帝國可也。故吾人若登城頭。作胡語罵吳祿貞醜矣。在良弼棺材蓋上。鐫刻漫罵之漢詩文更醜。以大義論。良弼不割吳先生

之頭。不成其爲良弼。吳祿貞不炸良弼之腿。亦不成其爲吳祿貞。故良弼之主謀。以殺吳先生。還良弼腿使走上海而自證。亦直應之曰唯。無所謂悠悠之口。不盡無因也。顧良弼佳人。豈有全不知今日世界大義者。爲滿族謀。是其職也。但臣妾我。於義稍歉。不若吳先生爲漢族謀。既得職。復脫臣妾。與彼人亦平等。於大義更昭如。吳先生又雄傑。良弼知欲曲殉其不完全之大義者。非屈意交歡吳先生用柔道不可。此良弼平生慣技。傳誦一時者。吳先生亦利用之。陽交歡已盡人言之。此則吳良之私交所由起。然人類非無情之物也。除不得已爲大義所束外。彼我血肉動物。詩歌唱酬。族病扶持。安得無私交昆弟之感。雖深目多毛若猴。唇丹黝黑如鬼。風雨私窗。猶彼此纏綿生死。何況吳先生之與良弼。曾共蒙黃面皮於彼等之髑髏哉。故吳良爲公仇。爲至交。無一可疵。無一當諱。

但良弼之營救吳先生。脫升允之逆謀。却非以私交動心。以行其小不忍。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良弼知之。故其腿確有價值。去年三月。良弼與寒厓先生夜談。曰。惕生自柏林移書寄我。長篇累幅。主練兵造將。此君畢竟鉅子。又坐搖椅而言曰。東西洋之學生。來京就事者。我頗冷眼數之。然亦頗有人不肯來者。其人家境並不裕。又不會弄錢。

又不肯做官。真乃大奇。其詞氣之間。得一解事。若鈕惕生先生者。已有餘慕。若盡恃冷眼中人。惟有斷送而已。西洋留學生。復有名言。謂狗能噬狼。亦能爲狼噬。人終視感情如何。良弼意中。固知吳鈕輩。皆噬狼之狗。然爲凡情所動。癡望以相待冷眼中人之感情。轉變之爲噬人動物。吳尤雄偉。噬人可以無當。故以不殺之感情。收羅入彀之英雄。此真所謂鳳凰已翔於九仞之表。猶求之於樊籬下也。良弼雖佳人。不殺吳先生於升允署中。是其不智。殺吳先生於石家莊。是其寡謀。不智與寡謀。故終爲奴才。錢先生之傳。吳先生有曰。甘督升允。深嫉祿貞。幾陷之至死。禁衛軍統制良弼。故友善祿貞。在北京營救得免。詞意何等森嚴。按而不斷。良弼之深心。與吳先生以豪勇見忌。當死不死。皆躍然紙背。且事實如此。不可掩也。不然有人更爲吳先生之事畧矣。深到之處。自與錢傳不相下。皆足載吳先生而千秋。獨敘述此一事。因有憾於良弼。遂造弱點。其爲言曰。甘督升允忌之。奏請斬以殉。而君已先行。幸免於難。此不惟違于當時報紙喧傳之事實。得京電而升謀始解。且果如先行之說。可邀幸免。爲問奏請何事。升允何官。陝甘何地。御薄笨車。行泥土中。縱窮日夜之力。先行能言。電奏不復。總督之權。不出於蘭州。朝旨默許。吳先生能幸免乎。此不能答後世之讀史者也。不必引證高文曲冊也。卽著

作三國演義之人。亦知曹孟德之禮待關雲長。五日大宴。三日小宴。進袍贈馬。聽踰五關而去。今日夕陽小市說書攤上。鑼鼓咚咚。追摹往事。何嘗以孟德之姓名牽連並說。有遜于雲長公之神勇。反使樓門貴君倚欄而聽。目爲貶詞。致其悲憤乎。然乎。

至於寒厓先生。高潔孤往。雲中獨鶴。春秋大義。自然皆備。與廉吳梁孟鼎足高曠。故有坐致公卿之階。皆不過抱關擊柝。遊戲都門。值文網方密之會。翼逃闡幽。不畏偵諷。曾不一數。並世見誦。無待詞贅。特素操筆。不能割頭。素飲水。不善炸腿。意志無若吳良之強。故未登舞臺。然人世血肉物。交際之感。亦遂偏至。自興亡既定。恩怨同消。一縷柔情。遂止縈繞于懷舊。正南北相持統一。凡與良弼有一面者。皆諱莫如深。乃寒厓先生之題詞。悼吳悼良。如一手足。忽逕付報章。魂夢皆坦白。此豈胸有渣滓者。肯不惜其羽毛如此乎。吳先生之身後史談。何待詩傳題詞。益毫末于邱山。始符表彰。故寒厓先生不費諛墓之筆墨。卽不肯隨癡人多說夢。論定之曰兩國士。卽不啻舉一部滿清亡國史。與一部民國開國史。一手作之。三字抵十萬言矣。餘則縱述家人瑣屑。以口吟終是難拋憐有母之語。描畫吳先生之純孝。並多敘良氏之推誠相與。正顯出吳先生之徑赴石家莊。屹不爲私情所動。此決非十死笨伯語也。母也天只。竟削之。而使孤本行世。真

爲賣菜翁作傳。令人氣死矣。此或謝先生等之悼其死友。一慟幾絕。失其倫次者歟。有是母始有是子。吳太君豈肯誤會芝瑛先生之意者。

吾非強詞奪理。爲良弼作辨護也。千秋而後。人能不忘吳先生。豈獨忘良弼。良弼於世界之大義未完。前已言之。獨欲自貴其族。臣妾他族。未如吳先生之志。脫他族之臣妾。並昆弟他族耳。然吾亦頗願爲良弼在張園開一追悼大會。用以愧夫人頭畜鳴之漢人。今日以失官之故。竟猶肯投身宗社黨。祝己族之復爲臣妾者。

釋爾雅名義

劉熙云爾、昵也。昵、近也。雅、義也。義、正也。五方之言不同。皆以近正爲主也。邢昺云。爾、近也。雅、正也。言可近而取正也。二家訓釋不殊。其指小異。劉氏之意。謂書訓一以正爲主。此書所述。皆近正也。邢氏則言讀書者近取是書。足以正其訓義。一指作書者言。一對讀書者言。各有深意。然義均可通。故後人兩主其說。指爲爾雅通義。都未深辨。蒙謂爾雅張揖以爲作始周公。談藝家取證法解與釋故篇文互證。稱爲有據。又大戴記小辨。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爾雅之名。見稱孔子。信其爲周公所定。亦有本也。但如劉邢二家之說。爾雅兩文。皆當虛會其指。周初之書無此例。或曰典。或曰書。或稱

誓訓。或取一事及人名名之。各有徵實。或謂卽大雅小雅之比。案雅、樂名也。不言小大。單舉之意。意義邪。後人廣雅埤雅、乃因爾雅而命名。爾雅無所因。不足藉口。爾雅者。釋文云。字亦作疋。疋爲正文。雅屬通借。陸氏說是也。雅。說文楚鳥也。疋。足也。一曰。疋。記也。爾雅字疋當作疋。疋記也者。言部記疏也。段懋堂謂疏卽疋之今字。疋部與言部相轉注也。疋又加爻作疋。是疋最古。一改作疋。一改作疏。三字實一字也。爾疋者。後人易疏書疏之例也。爾如字。說文爾。麗爾。猶靡麗也。从口从彡。其孔彡彡。余聲。詩采薇。彼爾維何。毛傳。爾。華盛兒。毛以爾从彡。彡。正似常棣之華相交綴。其態靡麗。故曰華盛兒。引申之。卽可謂衆詞交綴之意。爾雅者。猶言交綴衆詞而疏記之也。故竝以釋字名篇。若劉邗之解。雖於書指不背。別存一說可也。

對陸德明釋文問

陸德明周易釋文所引師說。或說爲淮南九師之訓。然其書於王弼注下云。今本或無注字。師說無者非。其人在輔嗣後。非謂九師可見。陸氏言今本。係當時所見本。師說亦考正今本。蓋陸氏竝時人。則師者陸氏之師可見。然人多據新舊唐書。謂卽陸氏初從學之周簡子。其說亦非。釋文中引周說凡四。而不見其名。敘錄所述易解。惟簡子一家。則釋文所引。爲簡子說無疑。如師說屬簡子。而篇中或舉其氏。或稱爲師。無此體。又井

卦釋文。周云。井以不變更爲義。師說。井以清絮爲義。繫辭下釋文。鄭云。爻辭也。周同師說。通爲爻卦之辭也。以簡子說與師說連引。益見師之非謂簡子也。陳書儒林傳。張譏教授周易老莊。吳郡陸元朗朱孟博等。皆傳其業。德明易義。授自張譏。是易釋文所引師說。定是譏言。譏有周易義三十卷。孔正義每引其說。釋文引張氏。有張璠張軌。不見譏名者。爲師說故也。釋文自序云。癸卯之歲。承乏上庠。論者謂是陳後主至德元年。其說塙也。陸氏在陳。據舊唐書解褐爲始興國左常侍。遷國子助教。始興王伏誅。在至德前一歲。宣帝太建十四年也。以始興國除。因於明年遷德明國子助教。則與癸卯歲。承乏上庠之語正合。唐書削去遷國子助教一節。本非。有謂此係貞觀十七年之癸卯者。尤爲譌謬。況舊書德明貞觀初拜國子博士。尋卒。又玉海四十二。引舊史注云。一本云。貞觀十六年四月甲辰。太宗閱德明經典音義。德明貞觀初已卒。貞觀十六年。太宗已見其書。安得云自序之癸卯。謂貞觀十七年也。然所謂癸卯者。僅陸氏自溯其作書以前之事。而書成在何年。三十卷之本。刊定於何時。則不言。考隋書經籍志。周易并注音七卷。祕書學士陸德明撰。祕書學士。爲德明仕隋之官。以成書在隋。故從隋官。周易并注音。卽釋文兼釋傳注之體。今易釋文祇一卷。蓋德明爲釋文。始於陳。入隋後遂成。

周易音七卷。後又以七卷之書太繁。乃另刊爲一卷。而以七卷別行。是勒爲今本三十卷之書。其體例實定於隋時。隋志有易音。無經典釋文。又唐志有德明周易文句義疏。舊書本傳。有老子疏。隋志皆無。當皆是仕唐後始成。隋志斷自隋。故不得錄。然則釋文成書。已在唐時也。或僞成於陳時。或說定於隋代。豈其然與。

始之養也解

禮記、文王世子、始之養也。鄭注、又之養老之處。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是以往焉。言始、始立學也。案、注言又之養老處者、先明視學養老之相因。又云始立學者、明經之言始、所以兼舉始養老之禮。鄭本甚明。五禮通考引胡氏說、乃謂始、初也。之、往也。謂反命乃往養老之處。鄭謂始立學、非。然養老在視學之明日。不得云反命後卽往。此固誤。或謂言初往者、筭養老日天子之初至。然養老之處、卽謂東序。旣言之、不必更言適也。此亦誤。推鄭意曰、又之曰往焉。乃示視學後之必遂養老。所謂之與往、祇用字偶同、非卽解經文之字。經文之字者、語詞也。全句之義、亦曰始立學之養老而已。鄭又恐學者誤離上視學爲兩節、故必筭又之養老處三語。以見上下相承爲一章。此注之密也。蒙深信鄭言始立學者、以下釋奠先老知之。釋奠先老、注謂親奠之。又曰己所有事也。言非可委

諸有司。上視學祭先師先聖。惟命有司行事。此卻親奠之者。非反以先老爲尊。蓋彼乃春秋常奠。皆有司攝行之。至後世猶然。此謂始立學。始立學之時。先師先聖必親奠。上云凡始立學。必釋奠於先聖先師。無命有司之文者。謂親奠也。以親奠先老。故知鄭注始立學之確。若非始立學。則先師先聖。尙命有司攝祀。而先老可知也。然則學者解經。固不可強護古注。而古注實有不能廢者。亦未敢輒據新說改也。秦味經氏安得取胡氏說。輕詆鄭君乎。惟孔仲達謂爲下釋奠先老之學。故云始立學也。若非始立學之後。則視學凡養老於東膠。不釋奠於先老也。此說亦未然。夫先師先聖之祭。終代不絕。豈有先老之祀。當始立學。一親奠之後。遂不再舉。於理亦知其非也。孔氏禮疏。於學校諸禮。多所未洽。申注不明。遂使後儒并注而疑之。

安車輓輪解

安車之輪。卑於凡車。書傳略說云。乘車輪。是也。其輪之質用柔木。後漢書明帝紀云。安車輓輪。是也。輓輪注云。以蒲裹輪。據前書儒林傳。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文。蓋李氏不知輓輪自輓輪。蒲裹輪自蒲裹輪。兩制不可混而一之也。輪之剛與輓皆在木。攷工記。斬三材。不言何木。詩魏風伐檀。卽爲輪輻之用。鄭注。今世轂用雜榆。輻以檀。牙

以櫃也。說文亦云，櫃枋也。可作車，是古來車輪，大都用剛木。轂以榆，牙以櫃，尤木之剛者。爾雅釋木，柎櫪，材中車輛。關西呼柎子，一名土櫃，是柎櫪櫃，一木而三名。風俗通，柔桑作車，又以榆爲轂，牢強朗徹。聲響聞數里。圖書集成攷工典，百七十七引。故知櫃榆爲木之尤剛者也。剛則輪顛，人所不安。是以安車必爲輓輪。輓輪者，不以櫃爲牙。說文櫃下云，柔木。丁官以爲奕輪。玉篇引，奕作輓。徐鍇曰，奕輪者，謂車輪抱固之牙也。段玉裁曰，丁官，若周之輪人，漢之攷工室也。蓋以櫃作牙，其質柔韌。雖與土石相擊，不震躍，無聲響數里之事。人處此車自安，謂之安車也。山海經郭注云，櫃，剛木，中車材者，又謂其性之堅韌。櫃質柔而性堅，故中輓輪。若取柔木之脆弱者，用之必易摧敗。何以異於蒲縛車輛之愚。此輓輪自輓輪之說也。蒲裹輪者，古之兵車有縵輪。吳子圖國篇云，縵輪籠轂，是也。漢之獵車亦有之。輿服志云，重輛縵輪，是也。周禮，覆轂之幬用革。縵輪當亦是革之類。兵車獵車行山谷間，道旁枝杈，牙朽，蠕據輪輻，空易錯入。物入輻則窒礙不行。甚且折輻。故掩之，彼以蒲裹輪，亦防有物入輻，膠蹉不安，故掩以示慎。其用蒲者，或取越席無華，以質爲敬。後世不察，妄謂蒲縛車輛取輓，而櫃爲輓輪之事遂晦。輛縛蒲索，今北人載病老者，或沿爲之。輒脆敗，不利遠行。古惟封禪書秦博士有其說。曰，古者封禪爲蒲車，惡傷

土石草木。似指縛蒲輛端。然當時始皇即言其乖異難施用。豈漢人獨有術用之乎。明帝紀祇云安車輓輪。不言蒲裹。李注殊非。徵士之車。用蒲掩輪輻。亦曰蒲車。見後書逸民傳。此蒲裹輪自蒲裹輪之說也。然或又通輓輪爲輻輪。亦非也。輓輪言其柔。輻輪言其卑。亦不可混而一之。車卑則安。史記循吏傳。孫叔敖爲楚相。楚民俗好庫車。好庫車。即貪其安。然不便馬。故古惟安車卑輪。餘不爲卑。循吏傳又云。王以爲庫車不便馬。攷工記云。輪已庫。則於馬終古登陔也。是也。安車意主安人。不復顧馬。因卑之。釋名。安車蓋卑。是其證。輪卑如輻車。故曰輻輪。輻車。禮記雜記注。輻讀爲輻。輻崇蓋半乘車之輪。疏云。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今云半之。則三尺三寸也。說文於輻下云。藩車下庫輪也。庫輪即卑輪。與鄭義同。一曰無輻曰輻。別一義。則輻者祇取其卑。初無輻義。若輻即是輻。是說文輻爲輻輪。亦指卑輪可乎。

淺駟解

詩淺駟。毛韓異誼。蒙案毛傳是。而韓說非也。傳曰。淺駟。四介馬也。戎馬箬甲。可歷引。清人篇駟介旁。左僖二十八年駟介百乘。及韓氏六月篇車縵輪。馬被甲。爲證。韓於此。獨謂駟馬不箬甲。曰淺駟。誼不可通。序曰。小戎美襄公備甲兵。又曰。國人則矜其車甲。

曰備曰矜、盛爲誇耀。必非不介而馳。若將往人。如今治韓學者之說矣。近儒馬氏瑞庭、引管子左氏傳、申韓

詩之說、甚不可據。

毛曰四介馬、方與秦當時情事爲合。故是毛而譏韓也。狀申毛說者、其說亦

有二。鄭箋云、淺、淺也。謂以薄金爲介之札。介、甲也。其說似疑。其誼自密。毛傳言介、釋淺文也。淺、謂之淺。見上章。按之毛傳自合。近儒說淺、淺也。韓奕詩傳、淺、虎皮淺毛也。既夕注、鹿淺、鹿夏毛也。凡毛之淺者、皆謂之淺。古者戰馬之甲、以他獸之皮毛淺者爲之。其說甚新。而有不可通者。一篇之內、淺收、淺也。以爲淺短。淺駟、淺也。謂之淺毛。誼兼虛實。恐非詩誼。況甲外有札、無取有毛之皮以爲之裏。左氏傳、蒙皋比、蒙虎皮。蒙者、蒙于甲之上。取虎皮有文采、足以耀武、懾敵人也。此臨敵應變之智。非可爲甲用淺毛之證。故傳謂之虎皮、不謂之虎毛之甲。然則淺毛之解、已屬牽合。而謂甲用有毛之皮、尤爲未當矣。如鄭氏言、前後兩淺、不致互異。塙守舊傳、不失師法。此其善者一。賈氏周禮司甲、疑、甲用皮、鎧用金。分疑以嚴其別也。說文、鎧、甲也。廣雅、函、甲介鎧也。械、文于義可通也。鄭箋、介、甲也。據械文例、其實當訓鎧。薄金之札、鎧之制也。凡皮取堅而柔。薄非所宜。觀周禮、函人爲甲、取犀取兕、貴其堅也。金之質重而利於薄。晉書、馬隆討涼州賊、負鐵鎧、行不得前。是鎧不利過重之證。狀則淺薄之義、於金可通。於皮不可通。專取鎧制、誼極

周匝。此其善者又一。不狀，中毛而不能合與。宗韓氏說者之不合於毛，亦何以異。

沽酒市脯解

鄉黨沽酒市脯，舊解訓沽爲買，本于漢書食貨志。漢志以酤之引申誼，通沽。其字作酤。曰：酒酤在官，和旨便人。卽買之說也。狀施諸論語之文，殊有不可通者。沽酒孔子之所不食，解以爲不食買酒，情理殊有未協。後世剗竝耕之說者，自謂無所外求。素冠釜鐵，尙不嫌適市而易。豈孔子聖人，一飲之微，必自取足。其不可通者一已。漢志以爲孔子之時，酒酤在民，惡薄不誠。夫惡薄者，固不食。狀叔世衰亂，不應僞物相售，竟同一轍。孔子亦不當偶見其惡薄者，遂并市中所買而概絕之也。其不可通者又一已。狀則論語之文，當从何解。曰：漢志榷酤之說，非經意。而沽酒爲惡薄之酒，其誼自古。周禮酒正鄭注云：作酒既有米麴之數，又有功沽之巧。疏以功沽爲善惡。此論語沽酒之正解也。且沽之訓惡，如夏官司兵注：功沽上下。疏：功謂善者。沽謂麤惡者。儀禮喪服傳：冠者沽功也。注：沽猶麤也。禮記檀弓：宮中無相以爲沽也。注：猶略也。疏：沽，麤略也。皆可互證。則沽酒爲麤惡之酒，有何疑哉。然或从周官之注，而通其誼于詩：無酒酤我之酤，以爲酤酒一宿而成。汁滓相將，其麤略可知。此又不然。古五齊，惟澄齊爲冬釀。三酒，惟昔酒爲久。

會。其餘皆臨事爲之。故禮經于卜日得吉，有命爲酒之文。一宿之酤，禮所不廢。安得謂之惡酒乎。夫酒之美惡，不在久暫。有一宿而善者，亦有久會而未必善者矣。必謂一宿之酤皆惡酒，是亦不達于理也。然此塵失之鑿耳。視買之說，盡失其本誼者，則優矣。乃近又有持沽買之說者，以爲沽訓功沽之沽，與市脯之市，文義不對。此亦非也。案市，舊注亦訓買。漢書曰：蜀民以賣脯連騎。賣脯始見此。有賣者，卽有買之者。是不必謂古無買脯之事也。顧脯必自昔，與不食買酒同不近情。邢氏正誼以爲脯不自作，不知何物之肉。此說最劣。買物爲庖人之職。安有不知何物之肉，而可買以供者乎。或又謂沽酒市脯，小人之食。故孔子惡之。夫朋游于市，以取醉飽，無論孔子斷斷無之。卽弟子亦不應以此窺測聖人。況孔子束脩以上，未嘗無誨。豈燕見之奉，亦先問所自來而後受之。其或得諸市中，卽擲而棄之乎。無是理也。市字定爲譌文無疑。字譌爲市，市訓買，因以例沽。沽之訓乖，益無問市爲譌文矣。論語後案曰：市脯，古本當作束脯。有骨之脯，不可嘗也。易噬，乾束。鄭君讀束爲第。馬氏讀束爲腓，訓有骨之肉。此束脯卽易之乾束。其誤爲市者，古市字與束相似，字多溷譌。如柿本作柀，隸書卍市不分，柿遂作柿。正其例也。或曰周官腊人，掌乾肉脯腊臠臠之事。鄭司農以臠爲膾肉。杜子春以爲夾脊肉。膾脊

肉皆有骨。則臙胖爲有骨之脯。而禮家用之。孔子何獨不食。曰。臙胖之說。當依後鄭之說爲正。臙爲腓肉大脛。胖爲脯之脰。鄭注既列先鄭杜注于前。而必易其說者。正以有骨之脯。論語所云不食也。若據先鄭杜注以相難。不亦慎乎。蓋祇知申舊注訓買之誼。不求義理之安。故于古人闢之已久者。復膠執以爲之說也。然泥古之人。雖是非既晰。猶且惑于他解。不能貼合。如訓沽者。知其不爲買。仍據詩一宿酒通之。是也。凡皆不能察及聖人之意。是以一飲食之細。猶紛紛異說耳。

氏族先後辨

古之時。天子建德。因生賜姓。一姓之後。族類繁庶。于是乎有氏。列國諸侯。天子胙土命之。諸侯之卿大夫。以字以諡。以官以邑。有大功德者。諸侯賜之。亦有以事氏。以技氏。自氏。其王父字之類。不待賜而稱者。則又一例也。支派代分。各聚其所親。則族立。族立而名。有以統之。則氏箸。氏族相埒。本歸一致。如羽父請族。魯公命之以氏。此卽氏族互稱之證也。或曰。是說也。固以爲氏族無先後可言也。然毛氏奇齡之言曰。魯與鄭皆姬姓。魯桓之子。分爲三桓。鄭穆之子。分爲七穆。三桓七穆。又分而爲子服游氏之屬。則自姓而氏。自氏而族。不可倒置也。答曰。是雖文字之巧合。實未之詳審也。氏族合一。豈有遷

變之理。三桓爲氏。子服爲族。各舉一端、以便置喙。如子服之族、後更分之、其詞不竟窮乎。抑又曰、此自族而分乎。使之自問、猶當失笑。或又謂毛氏又云、姓分爲族者、彼徒以子服游氏之總、皆桓穆之族。不知桓穆者、族之總稱、非族之分稱也。答曰、氏族遞分之說、孔疏無之。王百朋誤會其意、遂以啟毛氏一分再分之陋。殊不知孔氏引釋例者、正以分合爲氏族互稱之據。乃若釋例以合言族、卽爲族先之證。恐其病已、故以爲族之名、當屬其分、不屬其總。將以難孔也。然拘虛之見、自取周章。毛氏知桓穆之爲總矣。不知姬之一姓、爲桓爲穆、已分之顯然也。后稷而下、皆當言分。子服而上、皆可言總。總之爲一大族、分之爲數小族。族旣分於前、氏卽加于後。如此則總與分之間、曷爲而遂有一分爲氏、再分爲族。以言其總、則族不當屬之別。不亦可笑之甚乎。或又謂毛氏又云、傳稱高陽氏有十六族。八元八愷、分屬高陽高辛二氏。今未暇別駁、姑仍之。夫高陽一氏、而十六族分焉。非氏之分爲族乎。答曰、以文字論、則高陽氏居上、十六族系之。塙然由氏而族也。此毛氏知之也。以情理論、則高陽自有其族。十六族皆可爲氏。傳或云高陽氏之族、有十六氏焉。然則遂指曰、此由族而氏之證也可乎。亦不可也。此毛氏未之知也。蓋拘文牽誼、猶是向之見耳。善乎鄭君之說曰、族者氏之別名也。謂之爲別名、則氏族相附之理、不待曲暢其

說而後明矣。蒙故推本鄭意，深闢毛氏強分先後之非焉。

中國之社會教育應兼兩大責任

國民常識之有無及完全與否。質言之。卽國之文明野蠻所由分。其常識之輸入法。約畧有二。

一、對於人生最不可闕之知識。又幾乎爲全世界人類普通所應知之事物。可以編成系統者。則輸入之以學校教育。

二、各適乎四圍之現象。又四圍現象所隨時變動呈露之事物。不能悉循系統者。則輸入之以社會教育。

故無論如何文明之國。學校教育如何興盛。其注重社會教育。仍不遺餘力。因人生自二十至於七十八十。既離學校之門。而欲其人與世界相見之常識。永永趨合於完全之狀態。不至甚露窘缺者。非資於社會教育不可。

社會教育之重。與學校教育相等。不可粗率蔑視。固無待言矣。然組織中華民國之國民。爲何如之國民。我等國民所不能自諱者。其大多數皆年過二十。從未入學校之門者也。或曾入舊式學校之門。未曾得有有系統之普通知識者也。

所以今日中國之社會教育應兼兩種責任。

甲、爲學校教育之補習科。

乙、爲社會教育之本科。

大部分絕無常識及常識不完全之國民。儼然爲組織一泱泱大國之分子。以如是之分子。成如是之國。其爲危險。盡人可知。

欲免此危險。非先開學校教育補習科不可。以學校教育補習科之責任論。則今日中國人之提倡社會教育。人人腦海中。卽當先有一絕明顯之意影。應視社會教育。若遍設無數露天補習學校於通國縣邑之中。盡驅市人而教之。市人皆不啻爲小學生徒。一日不可缺此露天補習學校也者。人人腦海中之意影如此。斯足以重視今日之社會教育矣。

不然。望子弟爲龍蛇於學校。乃任父兄作鹿豕於社會。是失施行國家教育之重心者也。因以如是帝政束縛之古國。猝然欲轉變之爲民政自由之新國。施行教育之方法。豈盡有前例可援者。

茶客日記

（雲青謹案、每星期六下午六時至九時、吾鄉留滬諸學者、約十餘人、羣集於余師丁仲祐處、頗有談讌之樂、名曰星期六茶會、吳先生亦常到會、去年冬季、吳先

生至北京，欲將其別後情形，報告星六茶會諸公，而作此日記，故名茶客日記。

民國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夜七時。與仲英翰青懷新同上新銘船。惠卿父子行李已先在。我復送仲英上電車。順便買些小食物。夜已深。惕生之女押僕人送行李來。客皆去。余即獨自閉門熟睡。

二十五日。早間惠卿劬成惕生次第來。送行者有蘭臯延川湘臣等。余又上岸買面盆等等。十一時開船。午飯菜八色。至佳。同船遇見數議員。及謀事人如朱慶石之徒十許。夜風水並不大。惠卿即不食。

二十六日。畧有風。我與惕生飲食如常。惠卿父子睡倒。

二十七日。午到烟台。停約三小時。賣水果者較少。因此時水果已不多。止有乾癭萊陽梨。少數葡萄等。我買茗帚三把。（本需一把。因彼必躉購。二角三把。）房內掃得極乾淨。

二十八日。一早已抵大沽口外。逕入港。午才抵天津。爲佛照樓接去。房間還好。我與惕生同一間。價二元。惠卿父子一間。一元六角。同去吃飯。飯館名四時春。吃去一元六角。我送被包至南開。放在門房即歸。與惕生同往老龍頭車站一看。歸乘河北車。至鐵橋。

旁。見本年大水冲壞駁岸等甚多。鐵橋之河已填塞。又至三不管玉壺春吃鷄絲麵豆沙包子。惠卿曾去看曹潤田。沒有看到。

二十九日。早與惠惕劭同去車站。惠惕先買月台票入佔座位。余與劭成候行李過磅。比入車。幸坐得飯車內四座。後至者均終日植立。十時半開車。總算運氣。五時即抵永定門外。聞候查必一兩點鐘。余即乘東洋車入城。欲先到大同公寓。問有無空屋。是日風勢極狂。入永定門。飛沙走石。迎面垃圾打來。面上極痛。眼睛不能開。到西交民巷。忽想車若到站。惕惠等必久候不耐煩。仍即折至東車站。時已六點半。車却未到。候半點始到。因運行李等不便。遂定住泰安棧。惠惕先去棧。余與劭成守提行李。等到九點鐘方能取出。到城門。幸未關。他們問你恭喜那哈兒。我說北京大學。他們說好好。你能到棧。惠卿已去喊了叔方來。講一切近狀。大都亦報上所有。惟言李彥青新近曾打過皮鞭四十。又願付十七萬。已共交出五十萬。其餘招供之事甚多。惟與曹三曾否鷄奸。則不肯招。叔方去時已半夜。

三十日。早與惕生吃小館子。進城。他去看徐季龍。我去看李石曾。到李家。門前電車滿停。我暗好笑。精衛孫科都在別一室。來一握手。仍去。我問石曾要我來何事。他說。要出

一報。正講話。客一批一批來。石衛青皮宗石等。亦與我談別話。未幾。惕生亦來。弄到午飯時。客大都散了。石曾留我吃飯。精衛夫婦住在他家。又馮玉祥的代表馬伯俊也在座。約明早去西山看馮。夜間又說不去。飯後我到大同看叔方。坐不久。惠卿惕生亦來。張宗昌有電話來。要我與惠惕同去。據惠卿云。是周季眉李徵五所介紹。（李同乘新銘船。）惠卿去。我等囑言未遇其人。無從偕來。惠卿去即復來。言張處座客極多。如應季中等。張如此應酬。要想代齊變元云。叔方在寓。請吃夜飯。尙有惕生的學生錢孟才。又有保定怪人張墨池也來。惠卿父子搬住城內。

十二月一日。早與惕生出門。即遇劉雲華。同吃擔上豆腐漿。同往東車站待合室坐談。遂別。余與惕生至丁慕韓家。有同鄉會顧名君在座。言及江蘇事。有人欲舉慕韓做省長。我說歡迎之至。顧君要我到會。我說我是無政黨。若預聞建設事。必又爲同黨所責。其實聽得莊思緘冷遇秋。也都要做省長。也要我與惕生到會。彼此甚不便也。惕生則言我有嫌疑。恐人說我運動什麼。故江蘇事開會。我不到。出了家門。惕生邀我去看他女兒。他女嫁沈奎侯。曾做過南京河海工程校長。現在交通部。惕女要父親住在他家。順便囑我也去。皆謝之。我去尋叔方。尋到前國務院路警督辦處。周季眉亦在。我在

他處寫一封薦書給葉恭綽。（託孫揆伯轉交。）惕生來大同。同至他的女兒家吃夜飯。我去看揆伯。未遇。

二日。睡到八時。忽爲惕生叫醒。言徐季龍來電話。言十時石曾精衛等聚于其寓。同去旃檀寺看馮玉祥。有要話談。不得已。欠筋縮脉的起身同去。在途遇冷遇秋。惕生與他略談。至徐家。有馬伯援已來。未幾。精衛孫科邵元冲亦至。惕生臨時言不去。因莊思緘有要事來約。我便與精季同車。孫邵馬又一車。先至馮軍秘書任佑民家。任加入余車。逕赴旃檀寺。旃檀寺者。卽丁慕韓時代之航空署。後改爲檢閱使署者也。入門第一兵房內。任言卽李彥青拘留處。過此房時。任急曰。李彥青李彥青。及余矚目。李已面朝內。欲入門矣。後隨兩兵。蓋出房散步。見客來縮人也。李着脫龍皮袍。長身尖面。僅覩其半面。入參謀長處。見第一師長李鳴鐘。第三師長張永江。皆樸厚。馬君指余卽做客座談話。彼等皆極喜。似乎客座談話在彼等如讀說唐三傳。說了一點鐘的。各道仰慕話。並無馮玉祥出來。（馮自然仍在西山）始知此行全係馬君欲余與精衛孫科諸人。恭維恭維衆軍官。要他們高興而已。余與精衛同至石曾家。余兩日內聽四面風聲。昨夜感到。或者張作霖可以殺孫文。復辟。幽段祺瑞。解散馮軍。驅淨北京大學。說與各人。各人

亦不敢否認吾言。遂擬由國民黨內幾個學者出名請孫文宣布入京主旨。並云不久出京。擬一進京。卽神龍變化而出。擬好一書。至皮宗石等寓裏商酌。彼等或唯或否。彼等又因一雜誌名『現代評論』將出版。正要議事。在皮寓吃夜飯。後知張作霖忽出京。全與所料相反。付諸一笑。張出京。外間亦有說孫入京。馮卽推他爲總統。在席上拘張氏父子殺之。足見京中內部之各存疑怪。余之疑。(一)因張要調十五師在豐台請段大閱。(二)那兩天秘密閣議。甲處置曹錕。乙回復優待條件。丙取締過激黨等等。三日。早頭痛甚。客人極多。惕生竭力肆應。我惟臥在床上。與裘鐵心談赤俄狀況。據鐵心所言。赤俄專制狠辣。也是實在。然他改造世界。真不可及。他惟待青年有好意。一般老朽。止送他閻王路上去。宜乎舉世的紳士最恨毒赤俄。姑舉問答數條。以見一斑如左。

(問)他注重科學工藝麼。

(答)注重極了。然他俟教育青年成就。來不及。故所有以前有本領的頑固。仍重用。每個工廠。皆黨人做正。有本領者做副。然報酬則正得百元。副可得六七百元。

(問)然則正的得錢少。倒甘心麼。

(答)黨中說明給副許多錢。是買他的本領。等青年學成。即可淘汰此輩。

(問)這就有了人種優劣問題了。我們當了廠中正管事。不連廠本一齊上腰。便算好了。豈能甘心受最少之錢。

(答)講起人種來。他們高得多。他黨務辦得好。沒有敢胡鬧的。且得了許多錢。也沒處去揮霍。

(問)我便要請教。人之所以要多財。便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他們難道就沒有那種慾望麼。

(答)妻是有的。妾是絕對沒有。嫖是也禁止的。但男女的交際。却別有自由之處。故妻妾之奉。不見得新不如舊。至於宮室之美。卽衣着亦在內。他們住房是有限制的。着了華服。反受人吐罵。所以這種慾望。也就淡了。

(問)那末這個社會。豈不索然毫無意味麼。

(答)那也不是那種說法。他們的社會。自有他們的樂趣。譬如在政治上活動。他們也可做到極有權力。那政治慾望是達了。至於日常娛樂。一種學術上運動上社交。也別有天地。不過與帝國主義世界一般嫖賭吃着那種娛樂。他們是沒有了。

我。聽到這裏。就覺着如大叢林的僧社會。大教堂的教士社會。他們也有一種別有天地的趣味。但他們都沒仕宦男女之樂。也少學術上之奮進。赤俄却添了。他們也不會狼寂寞。如此。那歷來的紳士虛榮社會。恐怕要打不過他罷。他盼望虛榮社會的老人死乾淨。請青年都變成那種較正當的社會。便是他們的立腳點。

昨日汪孫等已去天津。今早石曾又去。出報事止談到三次。皆止數分鐘。客來截止。故仍無下落。裘君等去後。余出大汗。遂與楊生同入城。先至石曾家一看。尋覓公寓。尋到乾麵胡同西口北京公寓樓房一間。每月十二元。添一人加一元。此樓甚整潔。且向南大喜。傍晚又在叔方處小坐。

四日。早押行李。與楊生同遷北京公寓。午許多保定人。因兵事請楊生吃飯。余亦往。又去看了幾個同鄉。夜至孫揆伯寓所。

五日。余未起。楊生赴天津。一去。看孫文。二因曹潤田之父歸葬。惠卿來談。言有參謀部小官方某。上半年因索薪事。被車慶雲打了一記巴掌。後投入馮軍。爲某師參謀長。此次車亦被捉。此人囑守兵云。車某是惡人。他若開口。即打巴掌。所以車已被打幾十次。巴掌爲腫。報復主義。可笑可嘆。與惠卿同吃開成素飯。王揖唐一來便出京。惠未遇到。

故其子覓事等等。似乎又成畫餅。至於石曾清宮事。自段祺瑞囑他不必再管後。也無下文。要候孫文來再說。我等看皇后住處之願。亦不能即達。錢玄同曾去看過。言皇后所住之屋極文明。有腳踏車。有商務印書館辭源等等。

六日。起來已不早。在左近吃大餅兩張。炒蛋一盆。苜菜湯一碗。皆可口。止小洋二角。閑遊隆福寺。還有許多如大阿福的旗女往來。買些腳刀等。惠卿父子又來長談。

七日。午尙未起床。叔方携來蹄胖一碗。饅頭三十個。駭得我無手撒籬只好留下。同去東安市場吃飯。又吃茶甚久。他去回看丁慕韓等。我獨往天橋。要買文火爐一隻。夜至青雲閣。遇孫聖伊同慕藩及薛某等。回寓。惕生已從天津來。言中山病胃乃實事。

八日。早與惕生同去東安市場吃東西。他去看李思浩。我囑他必要薦叔方做財政部秘書。他應允。忽起大風。午後倦極而睡。上燈時。惕生回。言李思浩出門了。一切事皆與章佩乙接頭。我舉叔方。彼似極贊成。未幾。揆伯來言。已見過葉恭綽。他也要一人常同他寫寫應酬東西。大約請叔方在秘書上辦事。月薪二百元。先要叔方去見見。一看似乎兩着。倒躊躇起來。倘財政部能補秘書。那更好了。看惠卿之意。二百元不甚稀罕。所以明日去商量了再說。

九日。早十時醒來。惕生已出。我即寫此日記。將饅頭蒸蒸。弄一碗蹄膀。半碗付入字籬。又要去買一碗鷄。配了兩瓶茶葉。送去。甚矣。應酬之爲害。

我既曉得王宮是看不到。報是我決不高興做的。因尙無影響。此大學生已有幾個來。借獻書法及謀事等等。又一是非場。工業學校是說不到。本想馬上出京。恐爲汪精衛老婆所笑。笑我無常心。只好忍着。仍作北京生活。惟此番住着的房子好極了。恰恰英文獨修書的料頭全帶。大約可以動手了。

京中每元換二千七百五十。大家說百物皆昂。然以錢價比例。也未十分昂貴。且有些東西。仍廉于上海。

惠卿不在翊教寺了。住的叫前紗絡胡同十五號。八元房租。五間好屋。倒也不錯。惟他自己呢。本不必說。就是他的世兄。不知如何是好。並聞他的姪。他的女婿。皆需謀事。正麻煩他老人家了。

十日。早與惕生同在東安吃茶。(爲看報。或爲飽肚皮。)下午同去石曾所。遇徐季龍。顧孟餘。又同往西城看保定黨人。出宣武門。惕要印片子。又至青雲閣吃茶。

十一日。早惕生又去候李思浩。彭濟羣。皮海寰來。夜間去吉祥胡同。彼等高興立一中。

學。丁巽甫言。偷能借到東廠胡同黎元洪宅。尤美。我因數日內黎在天津。好像狼與孫汪等接近。又因石衡青等素爲黎所善。故我卒然允函精衛。試戲言之。（不料精衛當了大事。自云於黎尙無此交情。且揣度情形。無異向哈同借花園。恐太滑稽。然殉我等之意。姑請李印泉說之。黎答言。「偷朋友如石君等借住。馬上歡迎。作學堂則不可。我將不時回京也。」余接書。發一軒渠。深夜又造皮宅。

十二日。午惠卿在六味齋請李思浩章佩乙銀行潘某嚴仲珍叔方惕生及余。余不願往。恐情形如同一班措大。軟請財神。謊惕生同至館門。余推之入。遂逃去前門。後聞李未至。章潘等皆盡歡而散。午後與叔方惕生又在青雲閣一坐。

十三日。早與惕生至中興茶樓。遇馬幼渙陳佩忍李志雲等。看叔方。因惠卿昨日欲卽筵爲叔方謀財政部印刷局長事。叔方不憚。以爲此種天鵝肉。太覺滑稽。三人同在近處小飯莊小酌。

十四日。早蘅青鯁生海寰通伯來。談久。卽去近處小飯店（注意。小飯莊者。聚商之類。小飯店則尤下矣。）吃飯。夜與惕生在東安茶食。余獨去王法勤家開國民黨執行會。因要派人至北數省宣講國民會議。本處精衛擔任訓練三天。彼託余代。

十五日。下午三時到北大教室開訓練會。夜教育部國語同人如黎飾熙陳仲平等請吃官南春。

十六日。皮海寰丁巽甫來談。下午三時又開訓練會。顧鐵僧來看我。未遇。一報謁。夜出前門。惕生之學生王夢青者來談。至夜深。

十七日。早李聖章潤章陳頌平皆來談。午後仍開訓練會。派定人數完畢。晚孫岳宴客中央公園。今雨軒。彼適有要事赴保。請劉汝賢代作主人。到者皆政客黨人。大半食一兩菜即去。形同妓女之飛座。土頭土腦終席。止我與惕生石曾等數人。富家一席酒。並不終席。彼此酬酢無虛日。可嘆。夜深又看叔方一談。

十八日。早送現代評論稿與皮海寰。日間來客四五人。

十九日。早與叔方期石達子廟。同就大甜水井胡同看葉玉虎門者云。未到新寓。又五里。趕至西城。在途笑語叔方曰。「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叔方微笑。余實感洋車夫之直跳而前。形容奔走之途三字。不禁莞爾。至則葉不在。遂各散歸。下午沈睡。晚與惕生同至石曾所。有日本二人來。似黨人。亦似偵探。余與談英語幾分鐘。彼此皆不能暢。乃去。

二十日。早石曾來。同車入神武門。門西小屋卽所謂委員會辦事處。有鐵箱一具。乃攝閣時代財部發出費用二千元。用五百元買此箱也。因溥儀取物出宮時。在彼之鋪蓋中。搜得王羲之快雪時晴墨迹。（卽三希堂所藏之一希也。）用鐵箱保存之。會員到者二十人左右。委員外。有監察員六人。內會聘者三。余與莊思緘張博泉也。官派者又三。警察總監。北京地方檢察廳長。北京教育會長是也。本日思緘亦到。已五年不見矣。至北連房溥儀之汽車房。作爲會場。議定點查規則。散已正午。歸與惕生就食東安樓。時候黃膺白未遇。歸寓畫清宮圖。在會借得也。夜楊杏佛丁在君吳適之來談。

二十一日。早九時到教育部開國語統一籌備會。已一年不開會矣。今日余主席。通過議案六則。會散。卽與座客同至汪一厂家午飯。又回寓睡。夜通伯等六人請客於東興樓。赴之。客有安徽新來之英國同學三人。又胡適之等。連日不得好眠。忽在車上傷風。（廿一月未愈。但身體甚健好。）

二十二日。午後又進神武門。集前日之會場。議定查點清宮日期。到者三四十人。忽警廳送函來。言奉內部訓令。執政府秘書廳傳執政命令。囑查止點查。會場皆起反對。所持理由。會中保管已一月半。倘不點查。接收者詭云空無一物。如何承當。余言。卽係賊

匪搶到之物。亦能由律師請當場點查。方能定罪。若既由攝閣命之保管。今乃止其點查。是待罪犯所不如矣。無理的亂命。應當駁反。遂全體議決。送還內部公函。明日先請會員參觀宮內各處。作點查之整備。後日開始點查。夜與楊生就食東安市。余定印李彥青照片。赴前門取之。順便至東昇平洗浴。遇楊子旻。在浴室久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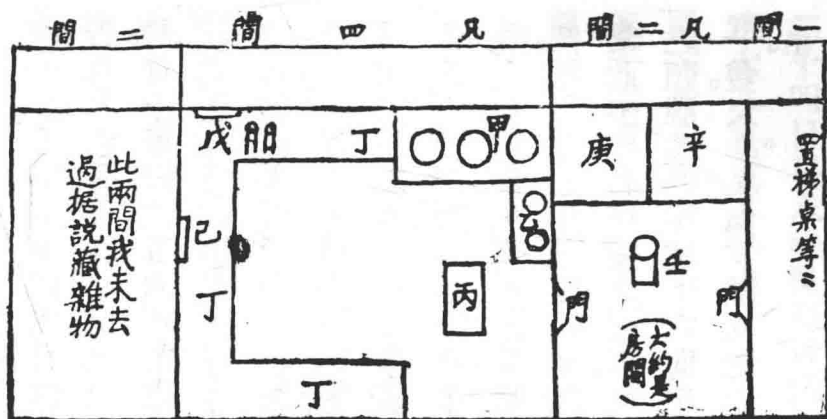
二十三日。早接伯來。因今日參觀清宮。允有四五外客可介紹同入也。石曾亦到。遂偕撥楊同車往宮。至則惠卿父子與叔方已候神武門外。進門至辦事處。陸續客來。如柏烈武蔣伯器于右任等。約三十人。會員三十人。一點半由警察四人兵四人。領了一同由西邊宮牆夾道曲折往南。抄至隆宗門。遂達乾清門外。門對保和殿之後階。由乾清門西。所謂內右門者。入看南書房。上書房。乾清宮。交泰殿。坤甯宮。遂達御花園。園中樹木奇古。園之後牆即順貞門。倘開此門。即與神武門數十步對峙。不開順貞門。亦謹慎之意。故寧可每日進出。歷曲折之夾道。約一二里之遠也。園內養性殿。即英人莊士敦每日教授溥儀英文之處。彼當時必出入順貞門也。惟此處窗上有白疏簾。洋氣十足。由窗窺之。西壁書架上有餅乾四匣。方在黃袱中解出。匣尾猶留袱內。最北峙於假山石上。正當順貞門東城牆之御景亭。即十二年九月景山開放。溥儀夫婦及其夫人

之弟。(約十二三歲)執遠鏡窺視遊人之處。今則物是人非。當日在煤山望彼之人。亦登彼所立之處。破舊不堪。惟遠望尙亭亭耳。在亭後。砌成爲余等攝一影。出御花園。又至延禧宮。看未成之鐵亭。到承乾宮魚藻堂。看二三十缸之金魚。據說有咸豐年間之魚。則當呼之爲魚哥。其價值可至三四千元一尾。(指古且大者)又退至內右門旁。看御膳房。污穢不堪。想尙無忠信堂福壽堂諸大飯莊廚房之潔。有人云。曾得飯食賬一冊。內開小月用醬一百九十斤。大月則二百十斤云。又由乾清門外至極東。看所謂九龍碑。卽琉璃盤成九龍之照壁。北海中亦有是製。至此已四時半矣。依章共出宮。所看者皆中間正屋。屋皆封鎖。惟走室外。已大家筋疲力盡。所有東西十二宮。及東偏殿。尙有十分之七。皆封鎖不能參觀。溥儀夫婦所居之養心殿儲秀宮等。皆不得往看。今日思緘來。言昨晚龔心湛請彼往談。言「你是我們老朋友。何以亦反抗。且請寄語吳稚暉等。政府無惡意。不必力抗。」思緘言「不合理。自不能承認。你知道稚暉前與陶子方交涉。彼皆又硬。又能問執人之口。彼亦非妄鬧也。」余爲解頤。出宮與惠卿父子叔方揆伯同吃四時春。二時遂偕揆伯叔方至交通部。候見葉玉虎。揆伯領余等至技術室坐。有施秉之宋蘭佩等。皆相識。室內甚熱。揆伯時出時入。余與叔方止好壘坐。熱

到頭昏腦脹。余又掉古文觀止曰：「雖飢寒毒熱不可忍。不去也。」相與粲然。叔方頗倦。又殉余意不能去。余亦殉揆伯意不能去。揆伯則彼亦有校事接洽。直候至晚七時。若非揆伯知內情。斷無人以爲此時衙門尙有人者。聽差報揆伯。總長已到。同出技術室。見院內車馬縱橫。皆候總長。未敢散也。入總長室。總長方與貴客延接。坐余等於東廂。揆伯則自入內。約一刻。以爲總長將傳見。不料總長施盛禮。自造東廂。並道久候之歉。此所謂「相公厚我厚我」。談清室事。彼云：「執政並無阻撓之意。前日之查止點查。係誤會。現已撤回。惟欲多派國務員幾人。耳目較多。亦彼此皆便。請善爲疏通。我亦本派在內。我則不願招此麻煩。今日閣議。言派章行嚴龔仙洲馬叙倫林建章四人。」余說甚好。（然後來告諸石曾。石曾堅不允。言「彼若善意的商酌。不要說四人。卽十人亦可。今彼用惡意相向。偏不允。我們已請警察總監檢察長監視。又各部各衙門本請助理員各二人。難道還不夠監督麼。彼總長便與人不同麼。彼等豈能天天到。倘派代表。與已派之助理員何異。疊床架屋。直無理取鬧而已。」所以至今總長四名加入。迄未實行。石曾與鹿鍾麟等之意。寧可聽彼解散。鬧一小小風潮亦好。）華又與叔方談久慕等數語。遂別。

二十四日。早八時與石曾、楊生、徐季龍同車出平則門。三十里至五里屯。又換騎驢。走七八里。至天泰山（或作天台）一廟在山之深處。至則馮煥章着灰布棉袍。老棉鞋。已候於山門。曲折同至一客室坐。馮云：民元此廟止十數間破屋。今則金碧輝煌。已四五十間。老和尚至有能力者也。爲余等設便飯。四碗素菜。兩大盆花卷。彼則已飯矣。飯罷。同上後山。數百兵丁方爲山坳小村之人治山田。用舊日所見湖南山田法。層盤而上。全山皆已盡闢。又從五里屯入山。亦廣道修整。皆彼之兵爲之。兵携石塊來。主客共席地坐。縱談約三小時。既而又來參謀次長劉汝賢、議員王倬勤、孫岳的參謀長王勇公、馮之身軀偉大。肌肉結實。如彼壯健之容。生平少見。陳頌平前告我。馮率兵搶塞永定河時。彼能負土三百斤。抵兩兵之力。今見其人而益信。有如此精神。所以彼能慮周。漢密。細大皆治。在山半有大石三方。削而平之。彼自書栲栳大六字刻之。曰耕讀。曰淡泊。曰靈境。字亦雄健不俗。彼不大言及時事。惟言埋頭練兵者。再則亦情見乎詞。兵權固未肯放手。言及洋人。必曰鬼子。則言我兵不打同胞。鬼子則願與一決。彼述彼兵副目以下。不准帶手鏢。每人袋中不准多過一元。多則囑寄家。或存銀行。所述三十餘條。皆津津有條。歸途。楊生獨曰。馮煥章善理財。此真別具隻眼。馮出自一兵。能有今日。好

處固多。第一則用財省。且當彼之崇儉。非以矯飾。實節用以成其業耳。半月前陳碩平告我。人言馮玉祥亦愛錢。取趙倜藏金四五十萬。實有其事。惟彼軍財政公開。所取之錢。付予軍需監。五六年內政府常欠餉七八月。彼乃添兵至四五萬。皆以取得他人贓款爲之。目前敲出李彥青等之錢。亦供添兵之用。陳言不知何所據。然以情理論之。陳言可信。彼兵皆肥碩年輕。笑容可掬。衣裝厚煖整潔。非化巨款。何以能有五師十三旅之衆。一律如此。彼得吳佩孚截京漢路款二三十萬。得政府補助又以千萬計。乃至開赴山海關寒衣不周。豈洛陽不過冬耶。話正針鋒相對。又如趙倜藏款。據云皆現金。抬四五十萬之現金。必需至少一二百人。豈有大帥將巨金向府上送。却穿了灰布袍子在人前矯飾。兵丁不匿笑。能愛如父母。怡怡如子弟之服從乎。總而言之。馮玉祥用一錢。抵得過人用三四錢。彼兵之嚴正慈良勤奮。我於南北未見有其對。倘馮軍狀態能常此不變。真可愛之國軍。愈多愈有益於國家前途。馮之頭腦。確已夠日本維新人物之頭腦。吳佩孚挾十六世紀之頭腦遇之。如何能敵。且此公沈勇陰鷲。真所謂冷突狗一隻。又非吳佩孚驕亢之比。車至城中。在西單牌樓與惕生同吃夜飯。又就叔方處一坐。



(說明)(甲)即三大鍋(乙)乃巴斗大的青花磁油缸兩隻。有架。若油店售油之式。(丙)有一宰牲之桌。據說日殺二猪。王國維言。他在南書房。常乞肉食之。至美。(王言亦傳來者)余不甚信。如其天天宰猪。必血迹滿地。現在並無其迹。亦無洗濯痕。甲乙丙旁並有燒火具。盤。孟。秤。刀。等等。(丁)皆低坑。據說吃肉時。皇帝坐南坑北向。王大臣西向就地坐。(戊)懸七仙女及皇媽媽皇奶奶像。(己)懸關帝像。(庚)有坑。雖無被鋪。疑即大婚日帝后共宿之地。(辛)亦有坑。庚辛之上。並有矮閣。奉有神佛。(壬)此處放王莽嘉量。(另有紀載)

二十五日。昨日清宮已開始點查。警察總監未到。將以消極抵制。今日見不理他。彼亦派代表來。所謂段政府。已完全隱忍矣。下午余第一次與點。點坤甯宮。坤甯宮者即皇后所居之正宮。宮九間。繪圖如右。所以有鍋竈。即因皇后主中饋。這裏是天下第一家。此宮亦即第一付竈頭之意。新年賜王大臣在坤甯宮吃肉。亦即留客在內廳吃家常便飯之意。深爲可笑。廚內三大鐵鍋。約有常州天甯寺飯鍋尺寸。西邊南向懸七仙女像。即在長白山下河中取得朱果有孕。生努爾哈赤的始祖。祀之。即祀十八代老太婆之意。像下有綢製女像二。約有三尺長。一穿紅衣者。有一警察說是皇媽媽。一穿綠衣者。曰皇奶奶。大約即燒火老婆婆之意。據陳去病君讀滿洲四禮考。載坤甯宮祭祀甚詳。此二像乃萬歷時奶媽。不知有何因緣。得清室陪祀。余未問及。西壁懸關帝像。亦不可解。

二十六日。下午又至清宮。在乾清宮點書。乾清宮九間。正殿三間。正中爲寶座。上有光明正大四字額。順治書。（大約代筆。好像孫文體。甚有姿態。絕不莊重。）兩壁有長檯。上置圖書集成。屏後亦置圖書集成。共三部。

二十七日。上午請揆伯做代表。仍查乾清宮。下午余自往。仍查坤甯宮。查西壁兩櫥。皆

係燭台祭器鋪墊等等。燭台等皆刻鏤甚細。查點時。兩三人動手。口報名目。一人登簿。一人寫票簽。一人繫貼。又一人記載雜事。如品物貴重與否。如何安置等等。三四人袖手監視。又警察二。守兵二。亦協同監視。凡檢西壁。同組（即合以上各種人日一組）之人咸聚西壁。不准向他處走動。亦不准一二人獨進退。如遇貴重及奇異之物。即由指定一人照相。

二十八日。下午會中許多會員介紹朋友。入宮內參觀。余亦介夏霖軒等數人。共約五十餘人。參觀各處仍與二十三日所至無異。夜間丁庶爲爲王星拱程弢甫等請吃番菜。余亦往。

二十九日。一日在清宮。上午仍在乾清宮點書。下午仍在坤甯宮點樹物。夜間會至張少和處一坐。

三十日。上午仍至乾清宮點書。何以三部圖書集成。必連點旬日。因彼每十冊或八冊貯一紅木匣中。欲每匣開看有無缺少。故不能不遲。照此種點法。原定六個月點畢。現恐三年亦點不完。儘管每天分六組。分點各處。亦恐至少要一年工夫。下午請通伯代表點坤甯宮。（惟監察員不能不到。不到亦需請代表。故請定數人。各代表了幾個半

天。庶可另做他事。）往前門代惕生買馬掛。夜惕生去開封。余至中央公園。石曾因欲請馮軍築溫泉馬路二十里。故宴宛平縣知事及馮軍營長。請余陪客。

三十一日。上午請丁巽甫代表查宮。下午因有謠言。說孫文來時。有人要與精衛搗亂。（完全謠言。）故我也去歡迎孫文。到車站。止十二點。說是一點來。直候至四點半。歡迎約兩萬人。皆凍得垂頭喪氣。軍警則列隊。時作頓脚取暖。孫到。余至青雲閣吃茶點。十四年一月一日。早起惠卿叔方留字。囑去中興社吃茶。許久。獨與惠卿至石曾處。未晤。余遂歸。儻再繪一清宮圖寄仲英。未成。至大同公寓。送對一副及九宮格四包給店主及小夥。因每至皆殷殷相欸也。夜與惠卿叔方同吃小館。

二日。早點乾清宮。屏後有木箱。大小不倫者六七。不料開看皆寶物。據丁巽甫言。三十日所點。皆玉如意。又有兩寶。（皆乾隆之寶。）今日余所點者。如缸盆如飯盤大小之玉水盛五十餘事。白玉青玉綠玉皆備。雕刻各種花色。精緻異常。據我估價。有值一二千元者。有值五六百元者。所點一箱。足值五萬元。其箱係木板所釘。塞空皆破紙。上有宣統二年。小黃紙封條。既非合理之貯藏。又不像進貢。未開箱。（器上多半有乾隆雍正年製篆書。間有御題詩文。）何以如此裝置。大約必係預備偷運。或者已運去不

少。此爲剩餘。終之。看了如許寶物。決不願再購小玩物。以炫珍貴。因無論如何豪富。終不敵彼之多如瓦缶。棄擲若不顧惜也。卽此破木箱之物。所稱琉璃廠火神廟等之古玩店。已絕不見有同樣之品矣。下午點坤甯宮。卽點上圖房間處。最貴重者爲王莽嘉量。約有三斗米大。銅綠蒼潤可愛。篆文甚多。有榻本。錦裱成冊。有御題。有詞臣恭題。冊置量架抽屜中。估價此量當值二三十萬元也。四壁有畫軸。有蘆塘柳塢一軸。欸高不能辨。大約芸軒見之。必稱還好還好。（畫幅書籍到處皆有。其總匯處亦有數處云。）

溪徽章與劭成。請他每星六星一代表往點。才能騰出工夫。寫信理報等。卽在東洋夫人小屋吃便飯。夜至石曾家。晤精衛夫婦。

三日。睡到下午一時。接上海來報及信。

四日。上午畫清宮圖。有兩處招宴。皆未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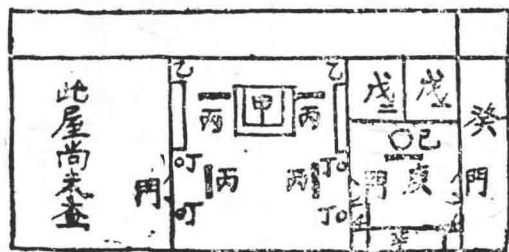
五日。劭成查點畢。下午五時送徽章來。同去東安市場吃晚飯。

六日。上午至清宮。下午通伯代去。夜間國民黨開會。討論善後會議應加不應加。主不加者多數。

七日。午後因昨日宮內發見竊物之事。（宮內但有內右門可開。有兵站崗。必成組乃

許入內。一二人不准進出。然宮內却留有老太監一人。與其跟人二。住南書房。又承乾宮有金魚三十餘缸。仍留向來看護者四人在內。此四人居然扒牆往天穹寶殿以南之破庫中竊物。前日在夾道中行走。爲兵遠遠窺見。卽去截住。詰他此地非爾所當至。彼言語支吾。搜其身。舊長衫內華衣見焉。往搜其宿所。有贓物十二包。玉器銀器衣服皆有。審詢之結果。四人中三人皆同犯。已扒牆四次。衣則着中間。小珍物則藏袋內。混出神武門。已賣贓與日本人得千餘元。經此小警。遂將金魚送出宮外。安放從前委員開會。溥儀前放汽車處。宮內之人一齊逐出。然有教育部中人言。新近已有人伏太廟中。挖牆挖到午門。歷史博物觀。幸所挖處無要物。恐宮門深閉。也有挖牆情事。故擬此後每週派一組人巡游一二處。下午余卽隨巡游之組。往看寧壽宮等處。牆壁鎖封。皆無毛病。但是這件事情。要算麻煩已極。幸而宮牆之峻高。牆頭套數之多。決非尋常賊匪所能侵入。惟宮殿繁多。占地寥闊。品物之富。真不可思議。終竟保管之難。已達極點。此次看魚人所扒之處。已入一宮。則鄰院之牆較低。且該處適係破敗。故能扒越。已爲屋頂滲破之舊庫。然竊出之物。余目擊者。竟有斬新法蘭絨褲掛十餘套。（褲管竟已用挖洞及洋鈕。）又約二百元一個羊皮統子之藍寧綢皮袍兩件。寧綢之好皮。

毛之輕長。簇斬全新。竟在此極遠極破之庫中。究不知供何人服御。(疑供內監)失竊後。開封入查。約有箱子一二百。止開二三。已有好衣若干。被賊踏扁之銀盃亦三四。玉帶頭之類亦二三十件。其餘一二百箱。又不知何物。故我瞎想。即宮內便衣。亦將開設一二十家大衣莊。綽綽有餘。因見會中報告溥儀取出之衣物。動輒皆八十件一百件一色之物。今日檢查寧壽宮各處鎖封。約見二三十處。從窗內窺見。皆貯物極多。有景



此乾清宮圖。(甲)寶座。約二丈見方之矮方臺。中設御座御案。四面列寶瓶等。(乙)即置圖書集成。(丙)四面大插鏡。紅木雕龍架。約一丈四尺高。七尺寬。(丁)天球星架等。均棹棹大。(戊)兩個夾室。與坤甯同。惟無坑。在戊二內祀神佛。戊上有閣。曰東煖閣。(己)一玉盤。圓徑有最大圓桌面大。厚度有桌高。下承以柴檀架。(庚)大鏡。(辛)坑。(壬)對直兩大櫥。寬二丈。高二丈五。(癸)套間。置黃轎等。

祈閣。共七間。滿壁皆紅木紫檀之架。若五十部二十四史排列而成。初會中以為書籍。今日余細窺。見匣上刻有題識。則係宋元明磁器等。度之可三百事。假定平均萬元一具。即三百萬也。真正說洋話。

八日。早北洋大學劉校長偕一何某同來。忽要約我去做北洋國文教務主任。財運不通。只好辭却。午後仍點乾清宮。在圖中辛坑上。列有御製詩文集。（順治至光緒全）有小兒文具外有寶一。綠玉者。曰「古稀天子之寶」。另有方形草鞋底大綠玉片。刻就御製平定土爾扈特文盛京賦等。共七種。每文約刻玉十二至十三四片。兩面刻字。中有五篇。皆有注語。言「每篇為庚子聯軍各取去四五片」。現惟兩篇完好。另列紅木箱五隻。中間三隻。大如戲箱者。皆空。大約內藏之物。或為聯軍取去。兩旁兩小箱。尺寸好像大馬杌者。每箱藏瑪瑙盆盃五格。每格如飯盃七寸盆大者則十四五件。如海碗洋盆大者則七八件。雕工之精。或薄如玻璃。亦希世之寶也。夜先在石曾處。與精衛杏佛談賠款事。歸寓。惕生已從開封回。包志拯又來談蒙邊事。至夜深。

九日。上午與惕生談話。下午入宮點南書房。僅有一大間有物。皆書籍。無特別貴重者。目錄上有宋板數部。大約已為遺老羅振玉等偷去。送徽章與劭成。談叔方處。歸來少

和至。同去第仲寓。夜深包志拯又與中山連襟孔容之同來。久談豪情。

十日。早起甚遲。惕生赴西山。夜頌平來。要求石曾在俄賠款內。補助教部八附屬機關。如國語統一會。天文台。歷史博物館等。

十一日。山東學生王殿潑來。同至師範大學。開一科學同志會的談話會。至宴賓樓吃茶。下午又沈睡。夜間吳玉章馬覺非皆來。

十二日。上午在中興樓看報吃麵。交通部有信轉叔方。因我不在。未交下。

十三日。上午仍往清宮點南書房。取出宮史十四套。存委員會。於點查有益也。下午叔方來。言交部已直接送信去。乃參事上行走之委任狀。賞洋一元。

十四日。鄧孟碩來談。又至石曾處。汪夫人等邀我游溫泉。辭之。下午點上書房。其主要處已點過。余未與。今日點過道處。有書數架。固有二十四史御纂七經之類。然又有養雲山館試帖。太上感應篇。二十一史約編等。坊本不全之四書五經。亦有好幾部。上書房者。王子讀書處。大約此等破書。尙是道光時所遺。弄得一身好灰。出來時面目亦與煤鬼相等矣。晚又至叔方處。留吃炒飯。

十五日。午前黃攻素來談。同至中興社吃飯。下午回看鄧孟碩。晚間又在石曾處開執

行會議。

十六日。上午點上書房西套間。明板書甚多。且上面坑上有三鑲玉如意一大盤。約二百支。大約從前皆以賜人者。現不甚愛惜。關於坑上。下午點乾清宮。卽上圖成一夾室。東壁架上每格有大小木盒十許事。中皆藏至貴重之玉器。有綠玉盤三隻。皆面盆大。作珮翠綠。薄而透明。又有綠玉刀兩把。有一尺四寸長。彼題曰「赤刀」。各器匣大都雕有御製詩文。真正玩物喪志。照這種玩弄寶物。那裏還有功夫治國。所以得見寶物甚多。不惟不歎羨。且笑區區富家買了數百件珍奇。自以爲豪。真可憐可鄙矣。上圖壬字櫥內。除實錄等以外。尙有御製手卷十許箱。每箱數十件。乾隆康熙爲多。大手卷有二三尺長者。小手卷有指頭大者。皇帝之好玩。直與小孩無異。有字有畫。亦有當時名人之畫。皆與御製有聯帶關係者。此種箱內。並非收藏名人書畫也。莊思緘云。他前年曾遇有偷出之小扇面。比洋錢略大。二十餘頁。要賣八百元。惠卿云。他曾買得八頁。在東洋賣四千元。此種小玩意兒。乾清宮壬字處箱內甚多。惠卿嫌室小人多。已獨遷至叔方近處五族飯店。晚與叔方同造談。余又獨出前門一次。

十七日。傍晚有護兵來携惕生行李。主旃檀寺。擬明早與馮軍旅長王某同赴宣化閱

馮軍。因馮玉祥新聘楊生爲彼軍之「檢閱使」。(說說笑笑)擬先到宣化。次至張家口。次至綏遠。回來再看北苑之兵。夜送楊生至錢孟才家宿。便於上車也。十二時余歸。十八日起極遲。頌平來談。惠卿亦一來。最後張慰西至。談久。又同至開成素飯店吃晚飯。別張後。又至五族店與惠卿叔方久談。

十九日起甚遲。作駁郭秉文一篇送京報。途遇曹亞伯等。同至青雲閣吃茶。遇孫聖伊。夜間有數人至。惟黃功素來談無聊之國事。頗可厭。

二十日。上午與惠卿同入宮。會中聘惠卿爲專門顧問。聘書昨日才送去。同查端凝殿。所查皆御用帽子朝珠等。帽子略有貂等值錢之物。朝珠大約值四五千元。乃於一黃綾小帽籠中。發見溥儀先生辮子一條。有黃紙條題曰。「宣統十三年閏五月初三日。上交來辮子一條。」黑且粗。惠卿已有詩紀之。下午莊思緘來言。近來溥儀又上書段祺瑞。言優待條件將自動取銷。攝閣之命令。彼不承認。並要求取用物件。袁珏生並對莊云。「吳某我們也見過。請他讓「上頭」(遺老呼溥儀之稱呼。不曰上。而曰上頭。語稍替矣。一笑)取各物去。」真倒楣。關我吳某什麼事。大約彼中人之自我。亦如我們之目羅叔蘊矣。最近聞日使館中仍懸南書房軍機處牌子。一段段祺瑞遣教次馬叙倫

去見溥。止於南書房中見羅。後羅語人曰：「今日有姓馬號夷初者。突來要見上頭。一何可笑。上頭豈輕易要見便見者。此亦妄人也已矣。」羅實認識馬。故馬擬再遇羅。卽問尊姓大名。問訖。將大駭曰：「羅某聞已殉節。贈文烈諡法矣。今尙活耶。」以調之。下午與惠卿同點乾。清宮戊二夾室。架上之物。大都已失。其木匣二三十。丟置架頂。略有十許事。亦皆珍玩。有寶三。曰「咸豐御筆之寶」。玉最佳。又二寶已忘其字。玉亦佳。另有大木箱一。中貯金絲所織萬年如意六十支。從甲子至癸亥。六十花甲俱全。每如意金重十八九兩。約金一千兩。至吉祥胡同。皆不在。惟見仲英的三少爺及二小姐。又至石曾處一坐。

二十一日。早在石曾處。會見博泉等十餘人。下午聞溥儀果要取物。然徽章爲丁巽甫取去。相期神武門前。竟相左。趕至吉祥丁寓。伊未歸。幸皮宗石借我一徽章。入宮取物者。方至養心殿未出。候至五時。一行人從內右門出。鹿鍾霖介晤龔心湛。叙舊情。不勝謙恭。龔又介晤寶熙。今日遣來抬物者三四十人。候於隆宗門外。結果止取得書籍十餘套。黃袱所包雜物一包。貂帽一隻。約明早再來。夜余約南湖同入宮。二十二日。早入宮。惠卿思緘亦來未幾。清室耆齡等至。龔仙舟遣參事周學熙之子明

秦代表。同至養心殿後殿取衣。皆皮衣。共扛去兩大箱。四五大包。下午寶熙亦來。仍至養心後殿。仍取皮衣。共扛去兩大箱。又三小箱單夾衣。又五六大包皮衣。又大筆一大箱。大約貂袍有二百件。廉者每件二三百元。貴者當二三千元。卽此一項。已值二十萬元。其餘玄狐白狐青狐海龍金絲猴毛等。又不計其數。狗皇帝真可笑。看了這許多。想到有人有了貴重皮衣數十襲。卽沾沾自喜。一何可笑。寶熙等皆笑逐顏開而去。可憐溥先生。卽此一項。已足挾了二三十萬金。到外國去。一生快樂。然那班奴才。決不放手。如此舒服。彼等乃專爲元旦而來。不日將日本使館的要人。及遺老陳鄭羅袁之輩。皆賜貂謝恩。一散而空。尤其是「挨里牙篤」。古柴伊埋斯。最受實惠也。夜獨去東安樓吃茶點。晤吳松雲先生。彼已畧健。可問日出來坐茶館矣。惕生從宣化回。

二十三日。起甚遲。至東安吃鍋貼。又吃牛奶。夜在西單牌樓吃餛飩。畢。乃候叔方及惠卿父子。同暢談。今日有七八處來邀吃大年夜飯。皆謝却。

二十四日。起來自煮元宵等。與惕生同食。同去虎坊橋看劉允臣。遂同至琉璃廠海三村。叔方惠卿父子（勛成小湖）皆先在坐。久之惕生去。又至火神廟一走。遂別。五時余歸。惕生又取行李去。今晚宿其女處。明早起張家口。夜有美專學生二人邀演講。辭之。

乃寫畢以上日記。下午回寓。過大柵欄。見一程豔秋戲目。出五角一觀。這是第一次又看老戲。肉麻之至。

三十年前日記之一斑

十九日。昨日下午往紫竹林佛照樓客店街左郵政津局寄書。局中人頗和霽。夜與煒士暢談算數聲韻之學。伊所作測量儀器甚精簡。伊又稱博文書院將延伊爲教習。月二十金。其歸葬也。欲令余兼攝之。早讀天文圖說略畢。玩壬辰會墨三篇。煒士來。出所作蘇恭人墓表相示。余議其不合數處。伊約飯後携方侍郎集來。命余參酌。下午煒士來。過河。同測量鐵道側。測村屋一處。步底線四十步。以三角檢尺約表算之。甚易。又示伊心造畫格法。以斜行成橫格。大小任意。談笑甚樂。伊云那總辦處信已交閱。伊云尙待稟王制府。以不稟則見惡於制府。余知此行又成輕出。思當時戲約仲反。及穩就此席。遍語同曹甚可笑。然事皆預定。無足計慮。煒士去。暢讀方集。及日間所讀戒禮西禮二種。躁氣盡斂。欲參煒士墓表。就其意。若不相融。思別作以博笑噱。

二十日。作墓表。至下午稿成。今日陰霾。旣而微雨。窘况與後况并思之。覺死活皆非。愁樂並無。欲哭也。此涕向誰人雪之。欲笑也。此境向何處覓之。有生三十三年。未有

今日一天之豪無趣者也。晚煒士來談。稍暢適。

二十一日。晴。早煒士來。言那公已有命。教習一席。伊有人已待之數月。所有薦吳某一說。着無庸議。余聞之。早知之。早料之矣。毫不覺奇。卽與煒士同至電報學堂。晤教習徐印生。稽查委員陳一甫。惟王石埭人。年三十許。談笑頗洽。飯堂中三下鐘。隨煒士至博文書院。約五里而近。其地清曠。大洋房一所。卽盛杏生奏設之北洋二等頭等學堂也。總辦候補道王某。總教習洋人丁加立。賬房常州莊欣梓。煒士去看莊欣梓。余立近處土城上待之。想起此行。百感交集。朋友之憐我而笑我。家人之恨我而愁我。又在近日聽見了無算議論。知此後萬無吃飯處所。媚人不能。騙詐無術。貿易無資。所欠債款。何日奉還。思之思之。獨立蒼茫。無端感歎。不覺悲歌慷慨。有上城之鄉人來止。見其衣褲不完。面有菜色。相視之下。大爲慘然。朋友朋友。將爲爾續也。又重二三大人先生之延譽。十數良友之相愛。無數親族之體貼周全。誠天上有。地下少也。平日小不如意。動輒使氣。苛於責人。豈不作孽已多。該受此苦。姑言無聊議論如下。

一、余以爲往作教習。雖不能如東西之多禮。而所謂總辦者。亦必有體面待人之處。乃聞天津候補道之驕。異乎尋常。由下等人捐班者多。丫頭做太太。其裝身分處。自然

更辣也。就館者又皆流品卑污。拜跪習慣。故所謂教習。無異雇一匠人。且較輕賤。匠人尙有益于人。有藝可食故也。諭教習之缺一出。必求得硬氣之薦書。又擠排獻媚。技皆工。然後能得之。又必上其著作。聽候考驗。然後乃用之。此凡館皆然。迨教習請定。乃具手本往見。自稱教習。稱之曰大人。烏乎。余早知作幕如此矣。豈知教習亦然乎。

一、煒士博文書院教習館成。余親見某君者。向伊賀曰。恭喜恭喜。余當時不覺駭甚。又可憐得館之難。爲衆人悲甚。又知自己皮氣。處館一事。總算割裂。不覺愁甚。煒士出。謂余作真言。明爾去代館。初一過去罷。余唯唯。出電堂門。寒甚。至此甚思飲。飲趙桂興。又談余所。夜儼呈都察院。

二十二日。上午敬作條陳。煒士來。同行河干。吃茶德成樓。夜讀國聞報。陳徐二君來談。聞膠州之青島。德人變起倉卒。未知所起事。

二十三日。煒士來。赴城內營務處看朱仲超紘。煒士內弟。二十七。八。新過班之直隸州知州也。不晤。走城東南荒地。見道旁有新阡。旁臥碑碣。又見有老媪執香將禱于墓。異之。察其碑。其一曰清故顯考劉老先師之墓。其一曰萬古流芳靈感非常。皆徑五寸大書。詢之老媪。則曰此人生前爲病者祈禱。老師父也。余子爲官僕江南。十年無耗。將求

老師父示靈也。碑立於光緒十二三年。問其何以碑臥道側。墳無宿草。則曰本葬海大道。今年該處讓爲租界。此遷於海大道者也。噫嘻。一巫也。儼然將血食一方矣。回租界。又茶于德成。談在外交接。頗憎此行。煒士亦喟歎良久。然余思之。言頗過當。所謂不如意人。多怨誹之語。亦未免落套矣。夜徐印生汪仲全招飲于廣怡安。座間煒士陳一甫。夜聞膠州失守。並不知何故。談電堂。頗激憤。并談傅雲龍書。與其爲人。喟然而歎。

二十四日。陳一甫又招飲。作戒宴樂一篇辭之。下午寄書傅丞惠卿。又之火車路久坐。夜方歸。煒士上午來晤。卽去。下午至未遇。汪仲全陳一甫至。亦未遇。夜煒士來談許久。以簡馬相商。昨煒士給我五洋。行篋爲壯。今日聞膠事爲鉅野教案。德船三艘。謂章高元。率兵離營。否則將以爲敵兵。章不得已令兵他去。已仍在營。從今日起。永戒宴會。從今日起。永戒穿講究華服。夜在煒士處教伊簡馬字。盡通其奧。至十下鐘歸。二十五日。上午與煒士同過莊欣梓。約二三日間遷去。莊君二十四五。人頗能。賬房不特與聞外事。且與聞學生事。以一人兼之。頗勞。午煒士又往謁總辦王公。煒士此席。係王公特地采訪而延。尙算體面。不至於掃地。然例須教習先謁者。教習亦下札子。本作屬下看也。學堂所造就。亦不過工作之才。欲望儲才爲國家用。難言之矣。吁。到了此地。

又看煒士一面。不得。不且去。噉飯權充教書之匠。夫教書匠之名。設立已久。至此我中國。遂實有教書匠。午陳一甫朱仲超來。仲超忽發胖。不似甲午鄉試時之面。有菜色。儼然一貴人。烏乎。心廣則體胖。余於上海見夏曉岩。亦面團團。儼然若三十年老州縣。見舊朋友。其氣概亦若東翁。見老夫子也。居移氣。養移體。移之時義大矣哉。聞教案起於初七。係盜賊二教士也。未事。東撫未奏。已事。東撫奏參章高元。又請募五營兵對壘。李中丞且恐重得罪也。

二十六日。早未出。午過河看火車。既返渡。遇煒士於道。茶德成樓。傍晚茶罷。又遇劉開寶。伊從東撫張漢仙來。既別。與煒士同至河干。直督等正迎張公歸。車馬如焚。晚飯罷。煒士與劉君來。遇之途。同往新園茶。晤孫小槎陶小雲孫亦峯。前記童孫誤也。談久。併吃湯圓。孫公約明日同至國聞報館。茶次見桐城方幼莊。孫云。余本不能憶人號。惟貌俊者與妓女。則一問便記。最易忘者。得意之官幕也。又云。介之推好名者也。人皆好名利二字。不得利者。遂從而好名。

二十七日。早過陶丈。未起。過劉君。遇之途。遂別。過煒士。不晤。早飯再過陶丈。遇之途。同造孫公久談。遂至國聞館。晤賬房姚子祥。主筆洪桂孫。回至紫竹林已昏。孫公邀飲。堅

辭之。造煒士所。與焦仲起談。歸棧晚飯。至新園晤裘峻霄汪植卿。裘住新興南里。自國聞館歸。先過未晤。又在煒士所談。并代收拾。因雪歸。聞章高元被誘執之。二十八日。早晴。至煒士所代收拾。至夜大雪歸。新教習國泰晤陳君所。二十許人。陳君年二十八。煒士本擬今日行。後焦仲起來信云。可遲一日。午仲超一晤。夜自雪中歸。忽念客况。篋中適敷二日資。倘淹滯數日。不免質當。後顧甚不聊生。癡坐許久。既而思之。愁亦無益。不如讀書作文。落得受用。當盡賣絕。何妨何妨。夜讀時文。二十九日。讀時文。午送煒士登車。午後陶小雲來談移時。汪植卿繼至。談許久。夜隔舍寓客湖北人。詢之。隨州籍。姓吳名國輔。號弼臣。辛卯同年也。年三十八。曾就董福祥文案館。此次携一僕至京用功。明年應考。在上海臨登海船之際。一大皮箱被匪人冒去。中間銀二百七十兩。洋六十元。皮衣表飾。共值七百金。身上止留得洋銀四餅。至津招熟人。覓噉飯處。同病相憐。不覺憮然。夜陳一甫又來談。頗致殷拳。月小盡。

臆齋客座談話

客問罵人名詞之多寡。及其含義重輕。似於文化程度有關。不知西人何似。

答曰。言不雅馴。縉紳先生難言。縉紳先生一名詞。含有階級的意味。演而爲紳士派之輕侮平人。固覺不合。然其本義。實止含受過教育之意味。蓋古世受教育者。但限於士大夫。史公所由以縉紳先生狀之。英人所謂溫恭之人。(Gentleman)亦卽此意。惟溫恭之人。含意卽較縉紳先生爲精潔。梁任公先生所以譯之爲君子。不譯爲縉紳先生。(因彼中極小部分之無意識人。亦以溫恭之人。看作階級高於餘人之縉紳先生也。)

君子一名詞。在今日普通含意。至爲高潔。初少階級及矜誇之意味。含於其中。但其起原。亦如西人稱有大才德者曰王子。(Prince)無非贊人之高貴。推極帝王。則曰天子。推極帝王以外之人。則曰君子。故在位治人之君子。卽謂縉紳先生也。今覺縉紳先生與君子之名詞。皆不如溫恭之人者。不但於其正面見之。正將於其反面含有罵人之意味見之。縉紳先生之反面。必爲鄉里鄙夫。或則閭巷小民。君子之反面。習慣卽稱小人。以鄉里閭巷爲不名譽。卽見有名譽之縉紳先生。全屬階級問題。至小人之稱。因其

爲人之不名譽。而并藐小其形體。其輕侮之情。亦甚粗悍。而彼中溫恭之人之反面。則止曰粗人。(Roughpeople)言其受教育較少。不精細也。偏執此等片面之稱謂。以觀姑揚人而抑己。便覺彼中毀譽之取義。自古卽較吾人爲含蓄。吾人卽言尙雅馴之縉紳先生。已微露虛誇。其反面之注射。卽極粗悍。所以於不雅馴之罵人名詞。極其褻侮。自當比較而加甚。若今日之西洋。其罵人名詞。必斟酌盡善。以愈不褻侮者爲愈善。不待僕之縷數。吾人早已譽之不絕口矣。實非過情之譽。若如我國受有教育者之肆口斥辱。未受教育者之恣情醜詆。皆彼中所惶駭。推之至於隨便行文。亦佻言傷雅。穢詞夾雜。大約今之少年畧少。而成年者則甚。亦如今日廣場演講。若盡爲學生。則必喧囂略減。涕唾不聞。倘延得一二老師宿儒。與夫達官貴人。則談笑隨意。涕唾自如。彼有不自覺者矣。僕亦老朽。頗能自覺。文不雅馴。語每佻狎。漸悔漸忘。習慣已成爲天性矣。故執進化之論。時人而曰道德已每况而下。吾終不敢信也。

客問如子所言。西方罵人之名詞。自古卽較少於我。有之而其含義亦較輕於我。然則東西文化之程度。本有差池。其信然歟。

答曰。淺陋如我。無詳備之論證。欲追論古代文化。而遽下判斷。我卽不爲「國拘」。儘可

揚人而抑己。然與事實相遠。終屬痴人說夢。吾偶然較量幾個之名詞。竊嘆他人早有一長者。亦不過稍含賞奇之情。故抑揚其詞而已。若即欲從而論定東西古代之文化。則吾豈敢。且吾個人辭見。以爲十九紀以後。爲世界新文明另外出產時代。與十九紀前之舊文明。迥然不同。在舊文明空氣中者。而行動言論。其較進之狀態。東西決無不同。在新文明空氣中。而行動言論。其較進之狀態。東西亦將無不同。今就罵人一端而論。罵人之輕重。與其心曲之慙悍。有比例。復與其行動之仁暴。亦有比例。彼中於十九紀前黑暗之時代。如倫敦城心之燒人場。常常將異教之人活燒。百餘年前倫敦橋之古畫。今張圖書館中者。亦有梟首示衆之人頭數十顆。最可笑者。史事中曾載某次政爭。有武士數十人。拘得一攬權之教正。繫之於柱。而椎牛鬩飲於其旁。投牛骨滿壁。角乘醉起詰繫囚。數言不合。羣拾棄骨刺其頭。血流蔽面。此時之人。其行動如是。而口所詬詈者何詞。書不詳載。然但知此時之人。貴至王公。無一不因肢體之異點。而受有綽號。稱者。但以綽號不以名。有如紅鼻頭。四眼狗之類。彼中亦曾盛行也。卽此而推。可想彼時詬詈之詞頭。亦必有大可憫笑者矣。十九紀初。於郊外之大道口。尙設頭足之枷架。械盜賊以示衆。至一八一八年始廢之。自是而刑法減輕。監獄改良。因之粗暴之舉。

動亦漸漸減少於社會。在其教育積極方面。曲謹細行者。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也。故對語決不曰爾。婉之曰爾們（此亦由來已久）褻所非人所樂想像也。故如廁必詭其詞。而問浣洗之所。且不可問於女子。穢衣決不能直呼婢僕以付浣。必置於相當之所。俟其背人自取。（普通凡置枕上者。不洗者也。置床心。即付洗者也。）見人衣履有穢迹。好意告人取去者。告之之時。反必先行謝罪。諸如此類。皆於言詞多所謹慎。而疾言遽色之不作。自穢詞褻語之更少。而且致謹於行動之細者。如食物決不可作聲。且必合其口而嚼之。雖苦力偶食其茶點於街頭工作之所。亦必隱蔽於器物之後。不使人見其架頤之頻動。凡此皆不願以粗鄙之狀態表示於人。自然亦即無粗鄙之言詞出於其口矣。籐條竹板之器。實與混帳忘入之聲。相為運命。欲我國道路上不聞車夫相詬之聲。必在官廳上。已不聞高坐喝打之聲之時。

客問吾國人應酬於行路則讓人先行。於就席則讓人上坐。互讓之間。甚有延至數分鐘之久者。西人有此習尚否。

答曰。禮者所以節凌犯。免粗略。協人類交際間之感情。實有不可盡廢者。惟禮有整齊和協之速效。談禮者珍異其作用。遂與道德倫理。同其致謹。有以繁為貴者。有以簡為

貴者有以得中爲貴者。議禮之書紛紛聚訟。而中國且以禮教治國。聞於世界。若今粗畧斷之。得中則甚難言。而繁與簡皆有其失當之處。西方禮節自亦甚多可議。然行之今日之社會。又若粗當於情理之處。彼較其多。而我較其少。豈吾個人好惡之偶僻歟。此吾不之知矣。蓋中國之禮。似乎定名分之意較多。彼人之禮。似偏重於協情感。定名分之意較多。則凡可以維持名分。假借名分者。雖明知爲虛詞虛意。必當爲之。故如帝王之傳位。爲至大之事項。既名實必歸。或篡襲既成。行之可矣。而必有南向讓三。北向讓再之禮節。故古人亦曰禮者人情之僞。窮其矯僞之情態。無一非勞謙而費事。極其流弊。且至於實利可捐。而面子必爭。彼人目吾之外交內政。盡於「遮救體面」四字（*to save the face*）亦至確也。體面自亦世界人類之所重。然有相當之體面。其始固無所可讓。其實當至死力爭。吾人則不然。其始則可以假借。其實則可以拋棄。惟其名不可不居。欲居其名。初可故意放任。而後乃以代價易之。所謂遮救是也。此種情態。卽可以讓行讓坐。得其見端。行必誰先。席必誰上。此自有其儀節。彼中之行。無先後之別。却有左右之分。普通之法。行於道路。三數人者。必雁行而進。非魚貫而前。（此或其一失。蓋雁行則甚礙行人故也）其排列之法。以近於街心而危險者爲下。近於內面人家而

較安舒者爲上。大約必以孩童婦女老朽尊長賓客得其安。而餘犯其險。別一禮節。兩男一女者。女必在中。兩女一男者。男亦中行。行於階梯。又必魚貫而進。上則其應得安者在前。下則應犯險者爲導。方下而遇人之上。或方上而遇人之下。例不交錯並進。必俟上者既上。或下者既下。而後上者上而下者下。其先後之例。亦以應得安者先上下。或則已據上下之勢較多者先焉。此其行路禮節之不苟。亦有如此者。然皆不言而喻。各循其當得之分。和悅而赴節。或有錯誤焉。其應讓者讓之。受者亦稱謝而已。無所謂姑可假借。徇其錯誤。謬詞以返者也。或有特別事故。不得已而當反乎常則。以便個人之私者。但致原恕之詞。竟可自由超越。無所謂避免凌犯。強忍而廢急要者也。其就坐之禮節。如平時以近火爐者爲上座。几筵則以近主人者爲上座。男女則必相間錯坐等等。分別亦繁。然亦循乎自己之分位。自然而協應協之節。不爲謬詞之推讓。其有賓客既多。不相知其分位者。主人必精確而指派。既經指派。決無復互讓。蓋其制禮之意。無非重實際。而協應有之情感。並非假名分。而致過情之推仰。是所謂誠敬。而非崇敬者也。且其失儀之監督。寓於全羣。而不煩勞於個人之自護。蓋其人競競於儀節之有愆。皆恐社會譏其粗陋。非僅恐受者致其拂逆。恐社會諷貶之意多。是行動冀其不妨。

於公益之意多也。恐受者拂逆之意多。是行動冀其能瞻徇於個人之意多也。失之毫釐。謬將千里。然吾非謂吾人全不顧詬諷於社會。彼人全無個人之拂逆。蓋謂用意有多少之別耳。

客問然則有人以爲西人簡質無文。各相見以脫畧。亦不盡然。

答曰。殊不盡然。有時有其繁細者。有時亦有其脫畧者。既偏重於實際之情感。而不偏重於虛詞之名分。雖亦不能無所煩滯。無所厭嫌。然返諸吾國過重名分之禮節。似乎彼之繁細處。既儀文協意。而彼之脫畧處。亦真摯可愛。吾國評禮者。亦知失野失史。君子必要於彬彬。故客所謂推行讓坐。動延小時者。亦爲大雅所勿尙。居鄉每見市廛暴富之子。及江湖之墨客。相見於賓筵。甲曰請教尊姓。乙必曰先請教。甲亦曰先請教。乙又曰先請教。甲固請之。乙方聳然而答曰。小姓某。甲乃贊曰。久仰大族。乙又謙曰。慚愧寒門。於是乙乃請甲之尊姓。其聳然致對。此贊彼謙者如之。甲復從而請曰。請教台篆。乙又必曰先請教。甲又必固請曰。先請教。或至再三。或至四五。乙始聳然而對曰。草字某某。甲亦聳然而贊曰。高雅已極。乙又歛然致答曰。粗草粗草。於時乙之還請於甲。而手續不可稍略者。又如之。設其時有學生在旁。固忍俊不可禁。卽老輩之方雅者。遇之。

亦必綳眉執此以推。又可發見我國北向讓三南向讓再之儀節。高明通達之古人。亦微悟其煩重。於是於禮又有至敬無文。父黨無容之明訓。遵而行之亦數千年。但此之用意。一則直自暴露其制禮之矯僞。亦知不可施於其至親。二則仍從名分著想。欲保持其至親之名分。故嚴拒以矯僞相施。從而矯枉過於其正。並失其慈愛怡悅之情感。雖孝子有深愛。必有愉色。必有婉容。片面之救護。自古亦甚注意。惜其尊長之又一面。欲絕矯僞。必嚴斬詞色。第五倫兄子之病。夜起數視。歸寢皆酣。親子之病。未嘗一顧。終夜不寐。其反對至敬之文。而以義制情之矯僞。又有如此。故中國家庭之中。父兄如官子弟如囚。或父兄如木石。子弟如鹿豕。雖有深愛。絕少怡怡之情。爲之曲達。未嘗非過刪至敬無文之故。彼人晨起相見。必互相道好。不惟子弟敬呼尊稱。父兄頷之。或不一顧而已也。晚寢道好又如之。予受必道謝。踐觸必道歉。使令請願必道勞煩。離別必親其口。送迎必搖其巾。子可施父。父亦施子。故其家庭之間。融融之樂意較多。吾人之嚼閑舌者。乃謂西人較薄於倫理。而吾人則敦。我則不敢爲此過情之自譽。故破壞家庭制度。吾之所執贊。然以弑父與兄。或棄子絕弟。表顯其破壞之精神。則其所謂博愛者。父兄子弟。非卽久相扶持。好友中之一人。而當先施其愛者乎。故西人之不重家族制。

度與最新學說之破壞倫理。皆組織上問題。非情感上問題。凡一主義。公共欲認爲多其優點者。必愈多其愛情者也。大同之世。愛路人如愛其父兄。可見愛父兄決不薄於路人。孟氏非墨。而曰兼愛無父。眞武斷也。雖然。墨之兼愛。果與新學說之所謂博愛。同一物否。吾又不敢妄斷。

客問法國招去之工人究任何等工作。

答曰。法國人口。在各國之中。比較加增爲最少。所以卽戰事以前年來百業增盛。而人口不增。不能不添招外工。德人之工作於法者。亦復不少。戰局既開。百工半應兵役。一部分之德人等。又網交歸國。故無業不缺人。加以製造軍用品。添出絕大之工事。區區華工數萬。卽盡供政府之使用。又尙不給。惟農產及商品之類。間接與軍事有關。政府亦不能不代覓補充之人。使產生之數。不致缺乏。因而華工之西赴者。十之五六。固皆用於兵工諸廠。亦有四五散派於全國農作之地。商貨之廠。已無不各有華工蹤跡。工事之分配。無論用於何處。視乎其人。之巧拙。巧而易於了解者。則派司機及製作等事。其拙者。則惟出勞力。惟出勞力之工。如在廠則搬移品物。裝箱上車。皆其所有事。治地則發土去草。潔除場圃等等。亦皆其所有事。前年冬間留法儉學會之學生。亦有試其

苦學之能力。願往作工者。有往兵工廠。有往商廠。大都任勞力者十之六七。此非學生之拙。良以我國學子。素務理論之學。以博自己社會中一般之信仰。故一握工具。漫不合其素習。非徒畏難而退避。且略含習之無之用意。僅欲博一苦工之美名。故不若斂疲其手足。自告盡瘁。有四川某君。固優秀之文士。雖又爲軍界健將。然工作之嗜好。則非素篤。故亦一聊疲手足。姑盡苦工之義務者。彼曾作工於巴黎之糖廠。向何所作。則該廠製出各種糖食。在特別包裹室。由女工包紙裝匣裝訖。卽由某君捧匣入大箱。大箱既滿。某君與其同工作者。抬箱送至別室。以備輸送。如是捧匣抬箱。抬箱捧盒。卽名作工。華人去作如是之工。卽所謂華工。別廠雖非盡糖廠。然皆可作糖廠觀。因有人又在兵工廠。曾捧彈子入箱。抬箱他赴。情形略同。故可類推而得也。異日華工將去鉅萬。除萬一發生戰事。又當別論外。如平常工作。大都十有六七皆操如是之工。所以在學生則認爲勞苦。若以真正苦力視之。固非異人任矣。所以前月大陸報載英國在山東招去工人一千。運往『哈浮』及『博羅尼』。並携去小車等等。將見該二城當聞邪許之歌聲。不覺悠然有古意矣。蓋其人向日作工。亦必口中嘖叨發嚷。節宣其氣力。今則久已不聞。得華工去。而其聲再現。故以爲古調之復彈。想見如上海工人多去。必有一處

富打樁築地之時。於疎林之外。遠聞杭育杭育。以黃浦灘頭之風韻。移而點綴於巴黎森河之傍矣。哈浮與博羅尼者。法國極北海邊之大城。哈浮即今比利時之政府。在焉。博羅尼者。英法對渡處之第二孔道。其第一孔道在稍東。即所謂「卡雷」。蓋爲德人所注重。英人所死守。卡雷有失。即德國之大炮。可橫穿海峽。攻打英國之「獨佛」。口。所以英人以全力扼之。今之相持於伊布。相持於松墨河。皆爭此而已。哈浮博羅尼。皆爲英軍供應之要地。

客問所謂十之二三。不僅出勞力。兼出智能者。爲狀若何。

答曰。譬如在兵工廠中。能司刮削鑽鑿之機械。在商品廠中。能爲包裹蒸烘之工作。爲匠則能塗塗剝削木。爲農則能紮樹壅土。諸若此類。皆爲上工。彼所恃以得值者。非僅扛抬移徙之勞力而已。如其人而具有察物呈能之巧。亦不難於數星期中。得指示而解了。彼中缺人爲多。原非僅勞力之工。有需手外人。即刮削鑽鑿。包裹蒸烘塗剝削木。紮樹壅土。皆不能取足於己國。必參用他人。所以苟有巧智之人。願充上工者。彼人亦必盡力指導。因急迫之中。不能吝其教引也。然機械之工。養成較難。故去冬在滬招致之六百機匠。以吾甚其詞而言之。實足爲至寶。我國當世界戰爭。機械工作之貨物。無不

翔貴時代。有此衆多之機匠。獨不能臨時製造次等之品物。以應要求。且從而擴張國貨之範圍。抑亦可謂無能而劣謬也矣。其惟一之過失。當歸罪於我國學者。我國學者在今日。尙陷落於他人十五六世紀文學復古時代。止尙玄理。不重物質。故雖科學科學之聲頗高。如不重物質之文明。決與科學爲南北。其轅轍。玄理雖亦各國所重視。且就學問之分配。亦當有其一部分。然其勢力。把持於我國朝野間。如是其專橫者。卽從古以口舌得官。而又非官業不貴。隱隱弄其一魔力。故今日儘有志行高尚之青年。惡官業如蛇蝎。決有終於社會之志。然仍偏好於文學哲理。與國中之草頭名士。爲品等之追逐。迨閱世較深。僅十之二三。忍苦而爲社會事業。十之六七。仍爲官業與間接於官業之事所誘致。卽名爲習科學者亦復如是。如是而欲望注重科學。從而振興工藝。從而發達實業。與世界爲同等之生計。而有自力之供應。蓋亦憂憂其難矣。（生計由世界搽逼而來。不能不趨同等。而供應之力。遠不相逮。此滅種之禍。非特已國而已。若徒以消極爲惟一救濟之法。是苟且一時。非根本救濟法也。）此次歸國。記憶上海之所謂冷鐵店。四處留意。覺其能力花色。擴充甚多。並且英法兩租界。皆此方彼方。有兩三具車床。用馬達帶動而工作者。隨在可遇。（此皆電氣馬達之所賜也。當時汽機火

油機。裝備既不易。而手搖則甚勞而少功。故此等冷鐵店即不易發達。倘我國之學子。能與此等工人相連結。一則有繪圖布算計畫新器物之功能。一則能雕模翻砂刮削鋸鑿裝配之技巧。何致區區洋鐵皮之玩物。必輸自東鄰乎。烏乎傷矣。今乃不用其人於內國。而使工作海外。眞所謂倒行逆施者也。但爲後日此曹工人計。赴法一行。固非無益者。親見諸多之新機械。又熟習彼中工人之技能。並入市而睹各種利用之品物。必增擴其能力者至多。歸來於冷鐵店中。必能益加生色。此次頗有有志之士。來向赴法作工。從而得機苦學。果否可行。余答言。李石曾君之勸引工人西去。本一半爲苦學者着想。非爲我國餓食者多。使糊其口於遠方也。此事言之長矣。明日再縷縷商量何如。

客問作工而影響於學子之學業果安在耶。

答曰。客不嘗豔稱俄王大彼得。因調查造船工術。遂隱姓名。親作工於荷蘭乎。否則以俄國皇帝之尊。密派心腹數人。赴荷作工。亦安見不能得其秘術。而必親行胡爲者。則可見一種新事業。而欲爲完全之布置。非特了解其工術而已。且必深察其關連之情況。無不了然於辦事者之胸中。而後能布置悉合。假如四川某君。欲作苦學之模範。強

去糖廠為搬運之工作。然因其目的不在糖廠。故止比較作工之甘苦。要而結之以告我。曰。作工而為此搬運之動物。既簡單無味。勞勞終日。止得兩三元。苟力能自了者。萬勿自苦。然同時有其同鄉某君在座。隔三分鐘。不相謀而告我曰。四川產蔗甚豐。用以熬糖。亦至佳。惜不解提鍊。今為日本人販之而去。復挾精糖來售。惜我忽忽而歸。未於糖學有所研究。余兩聞其說而慨然。雖糖不為四川大宗之產品。然苟犧牲此二君。改良四川之糖業。亦必可闢蜀中一大財源。糖學之精微。雖過於大彼得時。荷蘭造船術之粗略。然今日製糖術之著作。亦遠多於當日造船術之羨無記載。可見二君即不欲於糖學為曠日持久之研精。但於市上購得一二精本而讀之。必可粗通崖略。所苦者無術可以實驗。糖廠之門至高。即可介紹而參觀。五光十色。周展一遭。必一無所得。苟得搬運之機會。能侵入其門。縱苦工之徒。例不准任意游行。復無大彼得之金錢結納。所可窺探者至少。然既有其心願。積以歲月。既在門內。必可稍知一二。朝為工作。暮參書本。歸而能為次等之改良。決非夢想。諸若此類。人亦患無志耳。既入寶山。倘能不空過。必非僅往海外作牛馬。贏得不值一笑之工資而歸。至於能司機械。刮刨鋸鑿諸事。工業學生號稱實習。亦不過熟習於此。當日大彼得之所為船工。更不過手工之刮刨。

鋸鑿。一覽無餘之事。何必積以歲月。遲遲乃歸。今則機械之工。雖繁複。然車床鑽座。大小同一式狀。新舊同一法理。惟習於書本者。而能熟於手頭。則應因咸宜。而變通愈善。習工人之甘苦。必能爲管理之適當。此作工於今日。而他年繼習工學。自無徒費勞力之憾。卽其人自度後日無正式入學之機會。我輩既非蠢然之工人。則今日可以粗淺自習之書本至多。聯結吾人之實習。歸而足以製造日用之品件。正自無窮。上海冷鐵店主人。所苦者。惟不能讀書布算耳。况事在人爲。昔日改良蒸汽機之華特。不過一度量器店之學徒。發明火車機頭之司提芬孫。更爲燒煤之小廝。皆不過拆視他人機件。憑空鑿想而得。未嘗能爲工學學生也。故余有親戚兩人。二十年前。經人薦往漢陽兵工廠爲藝徒。去未能久。皆歸而訴苦曰。不過令我等磨刀銼鐵而已。余亦笑而置之。念卽習熟而爲工匠。不過得二三十元一月。俾改業爲小學教師。亦可得此結果。彼等亦欣然願爲教師。彼等向之願習藝徒。亦以爲可聞機械法理而已。今知機械法理。彼等能讀能算。後日學習。正自不難。所缺者。卽此磨刀銼鐵之能力。工匠之子。習之僅博後日二三十元之工資。彼等習之。從而以工匠爲學生。其結果却不爲小。惜乎至今尙未有願行之者。止近日有淮北某某兩君。從前曾去法國。曾來商之於我。欲先就上海冷

鐵店作工。我乃曰。此事却非容易。彼等所收學徒。年紀既不可過大。且必先爲師娘淘米洗菜。君等着洋服而去。彼且疑欲罄其秘密。將皆以學生相待。使彼等無餘地。必嚴行拒絕。即使婉告以來意。亦復疑爲瘋顛。兩君亦大笑而罷。仍預備法文。俟有機會再赴法國實習。

客問其人既願在上海冷鐵店實習。何不竟往法國作工。

答曰。吾人並未有工業智識。故一言作工。亦必趨重理論。而輕視實習。不知理論之智識。決不能得之於工場。且非其人勤於搜討。敏於思索。卽得理論於學校。亦動欠活用。所以理論是理論。實習是實習。我輩既爲學生。理論之事。原屬本分。或學校。或書本。或精思。應當隨所遇而致力。非一經實習。卽委運命於工場。全拋理論而不顧。舍可致之力而不求。所謂可致之力。卽身處工場。不能入校。亦可用自力從書本研求等之是也。故理論亦可不必盡委運命於學校。苟知理論自爲理論。實習自爲實習。以實習論。無論冷鐵店與華工之工廠。或學校之試驗室。皆同一銼鐵磨刀。一覽無遺之工作。今日如是。明日又復如是而已。然非其今日如是。明日亦復如是。必如是如是。操之極熟。斯謂實習。否則了了於心頭。棘棘於手頭。卽所謂中國學子。常欠一番實習是也。換言之。

亦卽所謂難去身充華工。實地操勞。亦能贏得一番實習。是也。吾人惟不深究夫冷鐵店與華工工廠學校試驗室之毫無異同。故一若華工工廠。止作工而已。冷鐵店客或有師父指導。學校試驗室更有教師之講解。其實則殊不然。工廠中偶不小心。刮磨有錯誤。卽遭工頭之呵斥。尤於實習爲致謹。

客問然則此次法國招募華工。倘懷實習之目的。有志者亦不妨應募歟。

答曰。法國此次招募華工。其章程甚不一致。恐一經受有募定之特約。卽工作皆不獲自由。如其人願爲機械之實習者。彼偏派往治田。或其人願爲場圃之實習者。彼偏派赴造屋。故應募爲工人。止大多數眞作工者爲相宜。若主旨而欲爲工作之實習。先作學校試驗室之替代。而後積得工資。復爲學校之補習。則莫如自籌川資赴法。自尋工作。據李石曾君告我。彼中亦歡迎此種作工之人。因既不需來往川資。且亦不需照料。合則可留。不合可辭。甚屬便利。在我則可以揀擇愛作之工。得資且可較豐。因今日所招之工。普通工值。除飯食住宿供應外。約爲三十元。若自行作工者。至低之工值。每日可獲五佛郎。普通可得七八佛郎。既達刮削銼磨之目的者。可得十許佛郎。卽以六佛郎計算。每月作工二十四天。卽爲一百五十佛郎。除住宿飯食七十佛郎。亦贏八十佛

耶。即抵三十元矣。七十佛郎之住宿飯食。必較工人住宿所爲豐美。復爲自由。偶爾一日不工作。亦無人督責。晚間訪友求學等等。亦較無拘束。吾曾問自去工作之人。當華工大票去後。可容若干。李君言。即去一兩萬。亦必能容。想來此等志士。少則百數。多亦千數而已。決無無工可作之虞也。故彼現欲設立職業學校。專爲赴法工作之預備。迨一二年後。貸以二百川資赴法。其法甚美。惜終限於少數。倘有人能想一川資貸與法。資助無力者源源西去。則更善矣。其法止需有人出資一萬元。借與五十人。半年後此五十人加微利歸還。再借於後次之五十人。有人肯借資五萬元。又能謂得妥善之還歸法。則一年內亦可助五百人西行。

客問實習機械之工。既止銼鐵磨刀刮刨鋸鑿諸粗事。當有簡單實習之法。人人於家中可朝夕爲之。

答曰。機械之工。固不若是之簡單。我所謂盡於銼鐵磨刀而已。自己甚言之。請勿以詞害意。但客所謂人人家中。可朝夕爲此刮刨鋸鑿之粗事。則在我實有此種深刻之感想。英國小學有木工中學兼習金工。引起生徒在家中或刮或刨或鋸或鑿。德國即苦力家中。亦有完全工作所。則因此次戰事。而彼等暴露於世界之能力。亦已十有六七。

卽爲刮削鋸鑿之結果矣。此意吾已畧詳於旅歐教育運動之勤工儉學傳書後。及陳獨修先生之新青年雜誌中。今勿贅說。今可推論者。如昔日魯伊十四。欲使人民愛植番茹。卽親插其花於襟上。我國偏重遠林。亦卽由大總統躬行植樹之禮。我國今日之缺憾。貧弱固矣。而同爲人類。人造輪船我乘之。人造火車我坐之。人造汽車我馳之。人造電燈我照之。甚而至於人織布疋我衣之。人製鐘表我玩之。假使以人類爲同在。一邱之螞蟻。我等立邱上閉觀。邱西螞蟻能製作如是。東螞蟻惟享其現成。否則邱東螞蟻自矜別有道德焉。或議粗安於腐土敗葉之下焉。邱上觀者。慈悲否乎。允許否乎。故吾友丁芸軒君有云。何物叫做人爲。天然本條直者。繅曲之以爲美觀。天然本繅曲者。條直之以自矜異。如是而已矣。此語雖諧。然什麼是文明。卽可權且以此解答。無非所謂天然之美。出於他力者。日進不已。更當有人爲之美。出於自力者。相助而進。因吾人類之自力。亦卽種種他力中之一種。不能種種他力皆進。而吾人類自力獨可偷惰。如何而謂之爲進。卽條直其繅曲者。繅曲其條直者。瞎忙一番。衆以爲愜心貴當。亦吾曰。愜心貴當而已。故衆以爲至於今日。當有輪船火車之種種。而吾亦且便之。遂覺有之。卽爲盡力。無之卽爲偷惰。由偷惰而生貧弱。無可呼冤。如由立於地球之頂之異物評。

斷之。直以爲當貧弱而已。故吾人於道理欲免於偷惰。於境遇欲免於貧弱。皆不能不求生活於刮削鋸鑿。如以皇帝親插番薯花。總統親植樹爲比例。吾人暫時宜於客座。上陳設斧頭鑿子。削床鑽座爲美觀。暫時卽不應陳設鐘鼎字畫。以常情常理。世界通例言。自然陳設鐘鼎字畫較雅。陳設斧頭鑿子甚俗。然我有特別境遇。則不能不權雅其俗者。亦如番薯花之有時反貴重於玫瑰花也。故爲文學之當講。國粹之當重。我亦熱贊。然當此貧弱達於極點之時代。日報中猶止有文學古玩等之廣告。科學書甚少。工藝書尤少。我常以此卜時世之通塞。蓋百無一失。文學古玩等之廣告愈多。卽其時代如愈腐敗也。

客問子所言斧頭鑿子。卽尋常木工所用者耶。

答曰。此亦甚言之耳。但卽中國尋常木工所用之斧頭鑿子。亦非不祥之器。若以懸掛牆壁。亦可云較雅於江湖之字畫。打油之詩歌矣。然此不過爲諧語。正經商量。如中人家。有子弟者。能在有餘書房。安設一小小工作所。中間放一白木堅牢之長桌。桌上固定一兩三元之老虎鐵鉗。白木抽屜之內。大小銼刀五六把。截鐵鋸子大小兩面。兩三元之鑽鐵手鑽一具。可鑽英寸四分之一之孔。量尺比例尺等各一具。刮刀定心針手

鉗製螺絲器等。隨時走過舊貨攤或五金店時。續續添講。又於白木桌旁。安設白木長板橙一條。橙頭固定魚尾木叉。爲刨木鑿孔等。固着作物所用。室隅放一白木小櫥。櫥中安放木鑿小斧木銼木錘刨子等等。其品物皆宜購自五金店。工具暫用舶來品。不算吃虧之事。因使用工具既慣。漸有製造工具之野心。終有一日能全用本國出品也。櫥上壁間。懸掛木鋸一二條。手搖木鑽大小兩個。而室之又一隅。如備一車木之床。亦不過兩三元。其餘如製造鏡架之截角器。雕刻小模型之各式鑿刀等等。亦可隨時添入。總以上金木兩器之小工具。及桌橙一切。亦不過二三十元。較之備小堂畫一幅。泥金箋對一副。小掛屏八條。霽紅花瓶一個。小坑床一張。書椅茶几六事。痰盂一對。價亦相等。金木玩具家具。隨時可導子弟入內脩理製造。能按照金木工之教科書等。變通仿製。自然尤佳。其宗旨。固不必卽求與製造之藝術爲直接。先使刮刨鋸鑿。代用室內體操。其能煥發精神。透表汗液。減除游思。皆於子弟身體非常有益。間接亦可略知刮刨鋸鑿之事。固盡人所能。不限於工匠。免致壞了門臼。愁嘆守夜。折了橙腳。驚惶失色。影響至於寬袍太袖。目製器爲神奇。或鄙之爲匠作。被世界各國人看做廢物。其爲益已不小。不必真能成爲工學博士。將建設大製造廠也。積家家之子弟。視金木工作。

如家常便飯。行所無事。而社會之風尙必大變。其中千人而有一人爲工學家。我國二萬萬男子已當有二十萬工學家。二十萬工學家。人人欲發洩其能力。至少必有二千萬工人歸其使用。大製造國。卽如此而湧現。書房變作工所。客來請在工所板橙上講話。正與皇帝插番薯花。總統植樹。同一倡導時代之佳話也。

客問小工作所。不過三四十元之事。中人之家。自尙輕而易舉。若等而上之。今日中學程度之學生。在外入校。往往號稱一二百元學費膳費者。其零用書本筆墨。往往用至一倍。倘能稍加節省。父兄再加補貼。是更可有爲矣。

答曰。豈不良是。吾人已有習慣。往往親朋往還。同上酒樓。二三元之酒資。毫無吝色。若有新書出版。定價兩元。印刷局必幾經審慎。而後敢付印行。買客亦必唾舌搖頭。以爲巨籍。買書爲我國社會上人人鼓吹之美事。猶尙如此。如何肯有閑錢。購備工具。雖工具之重要。一時或可過於書本。亡國滅種之隱禍。不妨甚言之。謂卽寓於工具之有無。今且不說閑話。卽如客所謂今之中學程度學生。年費零用一二百二三百元者。如稍從此中節省。其父兄又加帮忙。此等人家儘可各自備一德國苦力人家所完全備具之工作所。今以實事證之。十年前余在巴黎印局排字。有山西學生某君。歸化城近邊

之人也。敦樸而好學。又熱心於地方之開通。因思印刷最爲重要。邊遠僻郡。苦不習其事。一旦若欲印刷書報。恐工匠無從雇請。倘有人曾知其大略。即可就土人教練。彼挾此意。因於暑假時約來我們印局同習排字。晨夜晝旋。一日彼出示一金表。謂買自倫敦。值價四十金磅。四十金磅之金表。在彼中雖亦富人所購。然究屬尋常事。惟購由最節儉之某君。則不免稱奇。嗣悟此君生長山西。實不免尙有土富窖金之習。故其物製之以金。彼意卽非廢物。得一貴價之表。報抄刻指月令。事事完全。可作奇器。開通愚夫婦。當時予亦矐之。及前年秋間。病榻無聊。閑讀歐洲十八九世紀之文明進化小史。頓悟什麼叫做文明。斧頭鑿子而已。什麼叫做貧弱。卽缺少斧頭鑿子。乃一日又與山西另一朋友閑談。羨慕彼處之煤鐵。廉賤等於不要錢。又問有否土冶鐵器。彼固云澤潞間之鐵器。遍銷西北數十州郡。余乃拍手曰。若所謂煤鐵計畫。山西人人以爲大利者。此事一則已有無數人着想。已有無數人研究。余門外漢。非所能言。二則我國所苦合資公司無信用。資本難於籌措。僅集數萬數十萬元資本。鬧起排場。欲計煤鐵大利。幾乎我敢寫與包票。無不虧本。故煤鐵大利之夢。又我所不欲驟勸人空洞戀想。我所欣然者。卽對於土法開采已有之煤鐵。等於不要錢。則我願山西朋友。人人買一變相。

的金表。回去與家人父子。鄰閭鄉黨。作一個煤鐵計畫之演說品。所需人才。卽一個補鍋匠。最要請他坐頭一把交椅。歐洲十八世紀及十九世紀初年。坐頭一把交椅者。卽一類於補鍋匠之打鐵漢。一鐘表匠也。今我則補鍋匠固不缺乏。而鐘表匠卽以我輩學生自代。當優於向日彼中之人物矣。

客問何爲變相之金表。

答曰。卽同一價值。亦可供備玩弄。亦可示奇於鄉里愚夫婦之物是也。當時對於山西廉煤廉鐵之區言之。故若其物專與煤鐵爲緣。且專與廉煤廉鐵爲緣。今姑承認此意。昨日不云乎。什麼叫做文明。斧頭鑿子是也。斧頭鑿子者鐵也。成鐵爲斧頭鑿子者煤也。故換言之。什麼叫做文明。卽烏黑之煤鐵是也。今且述我等正文某君所講之金表。爲四十磅。合華銀四百元。然在西洋習慣的感覺。亦不過如四十銀元。常常會館請年酒。便請如此之欸。向政府打電報。又打了如此之欸。故頗有無數學生。照着如是之欸。或辦百科詞典的。或買照相器具的。或簡直置辦紳士服裝的。一言以蔽之曰。此等數目。慣有人隨使用去。以明並不算作非常巨欸。請我代着買金表的朋友打算。我便照

如下。

五匹馬力摩托股擊一具金五磅

發電「槽乃摩」並可轉變爲馬達者一具金五磅

臨時蒸發瓦斯機一具金五磅

汽油蒸發機蓄電池電綫皮帶等種種附屬品金七磅

共爲二十二磅。此等器具必化半年功夫。逐日留意告白。於萬千之「第二手」貨物中。揀取又廉又美十分完全者。逐漸買齊。二十二磅之金。約可購得新貨定價六七十磅之物。有以上抵過大半隻金表之器具。其能力便可用一個小銅錢一斤之煤。作出瓦斯（即煤氣）發動摩托股擊。轉動發電槽乃摩。點起二三十盞電燈。（多數電燈及裝置各室電線。自在二十二磅之外。二十二磅內所包含者。惟三四試驗電燈。及其數十尺之電線而已。）小小慶壽結婚。可以幫助熱鬧一番。或則竟以瓦斯通管。試點紗罩明燈數盞。亦一新內地窮鄉之觀覽。如不及蒸發瓦斯時。本備有汽油蒸發機。預先貯有摩托汽車所用之油一二箱。可供隨時應用。然此二十二磅之目的。著意於電燈瓦斯燈者。不過其附帶條件。並非將令與上海汽油燈租賃鋪搶生意。成爲趕喜事之電燈小借戶也。其所注意者。即連結還有小半隻金表。專與煤鐵成一更有趣味之玩

具。

客問尙有小半隻金表。應當如何處置。

答曰。昨日所言二十二磅。買得摩托股擊等之大半隻金表。既不專爲電燈與瓦斯燈。欲爲喜事租燈之小借戶。卽所有五匹馬力之力量。其意卽抵過八十工人。（每馬力抵人力十六）欲此八十工人。爲我廉價之煤鐵。生出小小作用。於是小半隻之金表。其處分又如左。

螺絲。推進之複式車床一具五金磅

工作所之鋸銼鑽鑿等等如備於前所言之有餘書房中而略增多者一副五金磅
雕刻模型及冶金小工具一副八金磅

得此則先以車床連結摩托股擊。使八十工人將現成銅鐵。做起許多日用品物。板凳。做出轉腳來。屏風釘起螺絲來。門門藏入壁間來。手車加着彈簧來。種種有味之小件。皆仗刮刨鋸鑿之殊能。俾舊日鐵工之所束手。銅匠之所搖頭者。統由此八十人造工人。獻其小技。於是乃延請補鍋匠坐着第一把交椅。出其偷鑄小錢之老本領。造一野蠻冶鐵爐於馬棚間壁之小屋中。鼓煤熾炭。鎔解飯鍋田器之粗鐵。雕吾不完全之模

型。翻吾杜造之砂坯。略佐以八磅金之文明小利器。爲軸爲輪。爲凸爲凹。居然構造小之機械。而比吾舊日稍精良之刀斧鋸鑿等等。亦卽滿於車床之左右。以待刮削。至此而一隻金表。完全裝成。倘一縣出五個買金表者。山西卽有一兩百處。皆能聞摩托般擊聲。轉動車床。而出種種利器。或者趕集之市墟。於鑪鍋磁器之外。略有幾件似機器。非機器之玩物。亦足以開鄉人之眼界。而得便利之小用。若云將以奪舶來品之生意。且價廉於彼。姑云勿爲此吉語。蓋吾目的爲教育。非爲實業。當嚴辨此等分別於胸中。教育之品物。雖以倍價成之。猶應大呼值得值得也。

客問一隻金表如此轉移而處辦之。亦饒有別味。然惜不能到處有廉價之煤鐵耳。答曰。此大不然。吾特就山西朋友之金表起義。與山西朋友閑談。豔羨其已有土法開采之賤煤鐵。後知其有煤鐵之天庫。故金表之轉換法。於此等設施。亦正恰合。然若語其實在。吾所言者。卽德國苦力家且能設備。爲極普通之工作所耳。換言之。在有餘之書房內。備一二三十元之工作所。乃爲家有小學校子弟言之。合有餘之書房及馬棚間壁之小屋。備一三四百元之工作所。可以延請補鍋匠者。卽爲家有中學子弟說法也。其間燒得幾斤煤。用得幾磅鐵。必就廉價煤鐵區處爲之乎。彼人有金表。可值四百

元。各處獨無可值四萬元之閑款。可省下而轉移爲之乎。其家苟有萬金產業者。區區提出千元。營此工作所。並設一理化試驗室。亦復不必作爲子弟可以小小實習。竟作爲閑放於有餘之兩間書房。用一名小厮。銅也鐵也。擦得精白耀目。罐也瓶也。陳得次第有度。亦何嘗減色於均窰瓶。漢瓦周鼎。唐碑宋畫。明刻之康熙字典。耶。若無端而爲姨太太報効老鳳祥。楊慶和。尤爲可惜矣。

客問照此說法。子之所云。宜備於學校試驗室。或教育博物館者。可一一多備於私家矣。

答曰。此又何足奇哉。人惟患不能切實加察耳。今之學校試驗室及教育博物館。尙多不能備此。似乎私家更不足提。且提起此事。亦當勸人力助學校與博物館。方爲正辦。余則對曰。力助學校與博物館。自爲一事。而備之私家。又自爲一事。我國重視圖書館。由來久矣。然捐建圖書館。雖其聲囂囂。而十無一成。若私家藏書。往往寒素之士。卽聚成一二萬金之書。插架琳琅。自享其有於書房。準此而言。不如勸說私家設備工作所。試驗室。與勸說捐助公家。同時並進。尤爲合宜。日私人家。而知邑無圖書館。其藏書數千金數萬金者。縣有十數。不以爲泰。卽可見其人。若自於學校及博物館之外。亦先

設工作所試驗室於家中。仍了不足以爲泰。

客問若至外國學習小工藝。當甚容易。

答曰。此事一言難盡。當今之世。吃飯問題爲最難。無意大就。而欲圖謀小飯碗。則難之又難。並且自己茫茫然無所別擇。而惟委其運命於學校。則於百難中更添一難。蓋學校惟日就月將。積之年載。予人以較有系統之智識。斯其一長。若欲以急就之章。教人以噉飯之本領。苟非其人富有四圍之境遇。而又舉一必反其三。告往卽能求來。速成之科。卽告技窮。不必如上海之理化傳習。工藝函授。無可用武。幾受滑頭騙錢之冤。卽各國之夜學校補習所。遇着此輩信天翁之學生。亦止能早些關門。免遭不白之非難。吾竊以爲中國今日發憤之士。願茹苦力學。亡命海外。謂其有志則可矣。謂之爲有腦。則酷刻批評。十難得一。吾竊爲滑稽之比喻。吾人當學生者。十有八九。自己看作自己。皆如麵筋。視學校則如油鍋。視外國更如大油鍋。麵筋不需自有主張。但放入學校卽如放入油鍋。馬上卽成放大之大個兒。若往外國更如入大油鍋。愈可一毫不必費力。發達更速。今卽就狹義之小工藝而論。外國可得之小工藝。自多不可言。然將自己當作麵筋。而欲以不動天君之法。搜索於外國之學校。或其街市。幾乎一物無有。外國之

夜學校與補習所。皆可窺之。如上海之理化傳習。工藝函授。謂爲滑頭馬子。漏錢生涯矣。故必望有志之士。更變爲有腦。非惟外國實多可習之小工藝。卽吾鄉人中。曾有當舖夥計。僅看上海出版之書。今爲有名之博物學大教師。某中學校之教員。僅受理化傳習之功課。嗣後關於理化者無書不買。試驗之器。着手皆通其要領。亦幾爲理化專科外洋畢業生所不及。然則以有腦爲有志之後援。實隨在是學。能去外國。更如身入寶山。決不至於空回。有腦之人。皆精神四照。觸悟無方。斷不敢以羈旅空乏之身。僅委欲於教師學校。俟其自然放展。必且全仗自力。知學問也者。有學又有問。學於學校。學於書報。學於廣告。學於耳目之所能接。於是問於教師。問於同學。問於不如己者。問於煩苦吾所瑣問之人。如是雖不得學校。而身爲苦力。猶足賴外國四圍境遇之大適深造尙可。何況區區之小工藝。

客問敢問西洋之所謂夜學者。厥狀奈何。

答曰。地方圖書館之緊要。吾已答別客矣。至於夜學。自然又居社會教育最重要之一物。不惟我國教育狀況。猛未發達者。當視者爲社會之性命。卽各國亦在城市經營此事。不遺餘力。所以豪富臨歿。有將其遺產捨作公益者。最首重者三端。學校醫院圖書。

館。學校則每注重於夜學與孤兒院。蓋此兩種之學生。皆可變成社會之廢物。一則無父老之教養。一則羈於職業。限於年齡。無學校之機會。特變此廢物爲有用之物。不但其個人使足盡人類之天職。而得人生之愉快。卽於社會如能多得各盡天職。而獲當然快樂之人。則與之俱居此社會者。亦當然身安心樂。否則社會廢物太多。卽彼等少數。能慕然而得易盡之樂事。吾人與居其間者。亦且富厚豐足。然觸目皆爲傷心之輩。推想必有波及之禍。社會不安寧如此。獨有富厚豐足之人。而能閉門安寧者。必其習慣之謬觀念則然耳。不然。其閉門各掃雪之苦痛。稍一深思。卽可自覺。是以我之古人。夢想盛世之樂。亦必曰家給人足。夜不閉戶。行不戒備。以此爲祈願之社會。此固人類之通性。非我國富人獨喜遺財子孫。享閉門之樂。特其不及深思人類關聯之緣故。及免此缺憾之方法耳。歐洲百年以前之狀況。猶夫吾人百年以來。人類生活之思想。突有進步。而其方法之補救於人類間。使能獲關聯之實益者。六通而四關。日積而愈多。遂有今日之組織。而猶方時時改良而未已。繁複如今日種種之組織。四五十年前。可云全球皆不如是。故今我等不必爲廣漠無垠之談話。僅就夜學一端而論。新式者。方日出不窮。就倫敦一隅而言。夜間之學校。設於地方。而爲較次等之住民設法者。大

都借設於市小學。市小學者。卽上海所謂華童公學是也。此本收市區稅者所應設。市區稅卽上海所謂巡捕捐。此捐應辦者。道路、公園、病院、書樓、市學及巡警等等。所以白渡橋之公園。不許華人入內。卽爲二擺渡橋之小公園以敷衍之。彼挾其橫行之勢力。何以亦講敷衍。羞彼中亦有知道之人。足以批評。恐其習慣十分橫行於外。卽或傳染於內。流血而爭百年以得者。使少數因橫行異域而壞之。人情有所不甘。故少數知道者。自然常有公平之爭執。然人類尙未有全球關聯之遠見。及其免於衝突之善法。則所爲異族得爭者。不外乎敷衍而已。故二擺渡橋之小公園。麥家圈之醫院。小菜場之書樓。北福建路及卡德路之華童公學。皆彼中有道者之所爭來。以敷衍巡捕捐者也。若有人以爲華童公學。彼人將施其外向之教育。眞瞎恐慌也。此類倫敦之地方夜學校。皆爲舊式的。其中關於職業之教育。非盡完備。不過簿記縮寫。燒飯洗衣。木工金工等等。皆增益普通男女職業外之副收入。或改良其現就之小職業。惟文字算數等等。程度略高。足以多加此輩普通男女之能力。雖吾人而能得此一二校。有之卽上海青年會等是也。設於各大城市。已覺難能可貴。彼有四五十。在彼中爲平常。惟有十許理化機械等等專門學校。與其大學內之附設夜班。則日改日新。亦且日增日

美。直與日班爲競勝。而吾注意有此等學校之出現。遠比望大學爲切也。

容問所謂倫敦理化機械等專門學校之夜學。可言其略乎。

答曰。倫敦理化機械等專門學校。設有夜學者。約有六七。此等學校。英人率名之爲多種工業學校。其品類則略與日本東京淺草區之工業專門學校相似。英國學制。每合同城若干學校。其程度略可相配者。稱曰某處大學。隸屬於倫敦大學者。學校及醫院實習科。共爲校五十餘。倫敦大學之本校則二。一名「大學校」。一名「王家學校」。二校皆近鬧市。比之於上海。大學校在北京路。王家學校在老巡捕房對面街上也。二校皆開夜班。直接隸屬倫敦大學者。其校有三四。以倫敦經濟學校。及中央工業學校。中央理化學校。王家礦業學校爲最大。倫敦經濟學校。爲世界有名之學校。亦近鬧市。而設夜班。我國留英習經濟學者。大半皆爲此校之學生。其次卽爲六七多種工業專門學校。此等校內。有一部分之教員。爲大學承認之教授。受課於此等教授者。卽認爲倫敦大學內班生。可試驗學位。與受課於大學本校者相同。此種六七多種工業專門學校。日課固與大學等同一慎重。而又專負改良夜學之責。其校分布於鬧市及近部之小市。所以專設於市中者。卽便利於夜學之故。我亦主張我國今日設校。必當近市。理由

頗多。此等多種工業專門學校。設備亦極完全。就吾寓八德西區之多種工業專門學校而言。在倫敦六七同性質之工校中。當排在三四名之數。其建設之費。已化七百萬元。就中以在城心近於我國使館麗景街之一校爲最新式。此校吾於十年前曾在其中習過寫真銅版術。後在五年前重新建築。中間愈益美備。今卽舉此校之狀況。以見倫敦新式夜學之一班。此校改建後。巨石爲楹。層樓高聳。捐建校款之某君。豎銅像於街心。校固壯麗。然雜於大商店與大客寓之中。亦不過看作一商店。且以商店喻此校。既合其面貌。尤符其用意。此校大門。如上海西洋客店。設極大玻璃之輪門。入門爲廣室。一隅裝設絕大之櫃台。司事十數人。如商店之夥計。分立於一段之間。倚櫃台而與男女「買客學生」(戲加此名愈見真相)相交涉。或乞章程。或問科目。或購票券。或買入場券。(此校演講會游藝會等每週必有數起。入場券者卽僅赴會一次者也)廣室四壁皆設大椅。其又一隅裝如客座。列美麗之桌椅。客座於四壁大椅。男女雜坐常滿。而又三三兩兩。雜立而談話。宛如車站之待合室。好在英人習慣。談笑皆不出聲。雖一室數百人。相聚無數團。或立或坐而談講。仍然不聞聲響。倘變而爲華人。則沸翻搖天。有如擔賣紡織娘草蟲籠子矣。此門內之廣室不問何人。但無粗劣行爲。皆可自由。

入內雖有衣着制服之閩人。遇入門者如無所見。蓋每夜六七鐘時開始。常有男女買客學生千百人。如火車站之上車然。向廣室後第二重門。續續而進。續續而出也。此第二重門之內。皆課室及演講廳之所在。門外亦立有着制服之閩人。照例必驗聽講票。與入場券。然後放入。然除入場券必隨時收訖外。而聽講票則買客學生懷之。偶或要求出驗。非如火車票之必加剪孔也。

客問麗景術多種工業校之學科可問其略乎。

答曰。其相應於日班。而爲有志之人。攻習大學程度之科目。繼續數年。取得學位。或工程師等之資格者。則有機械工程科。有電氣工程科。有土木工程科。有物理化學科。有應用化學科。有物理學專科。有大學補習科等。教程與日班無異。上課之時期既足。亦許應學位試驗等等。憶數年前。偶看小報。其上載一新聞。並刊一巡警之肖像於報端。言此巡警於站崗之暇。卽刻苦力學。並入夜學修業。繼續五年。竟得一學士之學位。似此類者極多。今特舉一以見例。不暇縷數也。凡此夜學之正班。皆供有職業者。亦欲求較高有系統之智識而設。吾名之曰有志之人。不曰有志青年者。西國人學之人。實不止青年。而夜學自然尤甚。頗多於思於思之老先生。逐隊其中。若二三十歲之小學教

師及商店夥友固相當之夜學學生也。正班以外則有數十門之雜班。皆爲種種有用之科目。不惟供有職業者增添吃飯之能力。而且亦供遊藝家。或方爲大學學生者。補益有味之智識。然又愛惜學生之腦力。凡爲日班生者。照例禁止再入夜學。但習於他校。亦不過問焉。如我國安徽某君。本中央理化學校之高材生也。其人嗜學如命。細大不捐。而黃昏又在夜學習造紙。而所謂數十門之有用科目者。如化學工藝科內之染色爲一門。造紙爲一門。造肥皂爲一門。鍍金爲一門。某某爲一門。其他雜隸於各科者。如照像術。如工藝照像術。如雕刻術。如畫圖術。如冶金術。如建築術。如某學某術。關於雜藝者。如演說術。如飛行術。如游泳術。如某某關於婦人所獨占者。如烹飪法。如裁縫術。如洗衣術等等。其普通者。有各國語文。希臘等古文。算術簿記縮寫之屬。而一門之中。又分子目若干。各爲課室。如照像術一門。有習攝照者。有習印晒者。有習修改者。有專研究於告白照相者。有習活動影片者。大約每一子目平均皆納學費三四元一季。每週有四小時左右之功課。僅習一子目可也。兼習數子目亦可。入課堂則驗票而已。一若看戲與聽說大鼓書。實習之頃。一若入彈子房溜冰室之獻技。故與其謂之爲學生。無寧稱之爲買客。凡此雜班。除供有職業增添能力。供游藝家或大學生補益智識。

外而養成工匠。亦爲主要。各業皆成大公司。徒弟之招容。日見其少。則凡一切有需乎。文明器具之工藝。既不獲入廠練習。又無力購辦試驗。故必夜學校爲之備具器械。使練習於學校。於是入廠竟卽上工。故夜學者。其人若本有四圍相適之境遇。因可視爲普渡之慈航。所謂四圍相適之境遇者。例如某高材生。本有極高之化學智識。則於僅講大略之夜學造紙科。聞其說固聲入心通。卽見其器亦恰相印證。自較麵筋學生。欲全藉此夜學造紙科。得造紙全般智識。歸來卽開造紙廠者。必有間矣。在前者固認其爲三四元之學費。不曾虛擲。在後者非凡失望。必以爲夜學騙錢矣。

客問境遇相適於夜學者。子舉大學高材生以舉例。則夜學乃爲大學之附屬品矣。然則夜學將以補教育之缺陷者何在。

答曰。昨日所言。蓋謂大學高材生。亦有相適夜學之條件。彼爲相適之一種。極言夜學雖竭意經營。而能力甚小。(卽日課亦何嘗不然)遇相當之人。則能力乃顯。如以不相當者習之。竟可誣作調錢。所謂相當與不相當。不如質言之。謂爲習之有用與無用。亦可。假如造紙之畧說。遇化學高材生而足供參考。固有用矣。然如其以正相反之法證之。倘爲彼中一粗工。方擬赴造紙廠作工。習此造紙略說。亦大有用。更以普通之法證。

之。倘有一而在夜學肄習造紙畧說。一面於所有造紙之書。無不勉強鑽研。於所有關涉造紙之設施。無不輾轉刺探。則此夜學所受之造紙畧說。所見之造紙殘缺試驗具。亦即有用。故更舉不相當者以見例。倘以此夜學之造紙略說。授之於麵筋學生。彼人有志而無腦。盡委運命於三三元學費之科目。其意若曰。吾將爲苦工於海外。第一當先問有夜學可入乎。夜學亦與日班相似乎。若告之曰。歇工之時。儘有夜學可入。夜學功課。亦與日班無大差別。則欣然色喜。然甚懼其抱此區區之畧說。雖亦頗覺茫乎未有所得。而疑學校應不若是欺我。於是挾之而歸。語參考則無其素學。作粗工則無此工場。且亦有所不屑。以云自求之於書報與考察。惜當時誤以爲已有學校。可不需此枝贅。至此始知仍爲一客。何能客無能之一物。乃惟有恨夜學誦錢。

客問然則學問之事。學校固不可盡恃矣。

答曰。不可盡恃學校。必當有自力之參攷。自力之調查。此固顛撲不破之金言。雖居極高明之學校者。復有極勤細之參考與調查。成就必然大異。然苟其人有得入日校正班之機會。而又有從客卒業之年期。麵筋在油鍋裏炸到火候。卽盡委運命於學校。其人自終能得一知半解。大小可適於一用。吾今反覆求麵筋學生。有志又必有腦。不可

錢委運命於學校。此非泛論個個之學生。乃狹義的嚴設限制。專爲機會至少。辛苦艱難止能入一夜學者言之耳。此等學生。在普通論評。以爲可以不必遠適。吾則以爲正惟此等學生。惟有遠適。正可以夜學及自力參考。自力調查得有至偉之結果。蓋有參考之價值。有調查之價值者。非遠適則無從可得。假如居於上海。當有小參考。尙有小調查。若居山鄉僻縣。則惟有木石鹿豕。老農業可講矣。

客問所謂工藝之事。有待乎研究與調查。言之易矣。行之猶有其困難乎。

答曰。困難者事理之所必有。吾之所謂研究與調查。固置其困難而不可能者。僅言其困難而能有獲者。今之論點。既從苦學之人。欲適海外學習小工藝而起。則當限定於小工藝。不可廣漠無垠。客問高等工程師。亦可以研究與調查得乎。工學博士亦可以研究調查得乎。吾固必應之曰。可。但奈端有定律。增速不增力。增力不增速。所謂小工藝。乃限定於三數年之工夫而得之。至於高等工程師。與工學博士。如其無相當之資力。助其速成。僅恃困苦之研究。艱難之調查。則三數年固亦有可成之機會。然十數年亦未可定。甚而至於二三十年方收其功。又未可知。有志者事固無不成。早與晚則莫能必矣。累積年月。變變不倦。不知老之將至。其力量亦至可偉。倫敦某銀行副總理。我

國學生居其家者凡數人。此君每週六日必晨出赴銀行辦事。晚歸其郊外之廬。略如上海徐家匯之距南京路。彼在街車上。必觀法律書。離車即棄去。另治他事。十八年如一日。遂戲赴律師考試。取得一上等律師之資格。彼無暇爲律師。特驗其十八年街車上之所得。足抵三年入學工夫。乃一笑置之耳。吾今舉此人以爲例。足見高等工程師與工學博士。儘亦可由研究與調查而得。惟視志與腦。使用之若何程度耳。現在且置此等奢望而不談。再談我等之小工藝。

客問研究者其重要在書籍。而調查者其重要在見聞。惟書藉則每欠活用。而見聞則諸多阻難。縱西洋見聞略廣。以上海比西洋。約略亦可比例之。如以內地比上海。內地固一無所見。而上海雖有形形色色。無如窮措大一舉一動。皆有限制。徧國中無與立談。有其門不可得入。想在西洋亦必有此情形。則調查之方。如何入手。

答曰。客言可謂窮極真相矣。上海有然。西洋何莫不然。故未到西洋者。以爲滿地學問。走錯了路。亦能使學問相逼而來。換言之。即油鍋之說。以麵筋入其中。無不自然發展。爲絕大個兒。豈知三日居彼。所有高大樓房。已經看厭。所餘者惟囊內旅費不充。徧國無與談。有門不可入。皆索然寡味之景况而已。至此憶及研究調查之語。惟對數卷之

窮書。無情鑽研。昏昏欲睡而已。此時所望者。但有一各色完備之學堂。及親切見愛之教師。以爲搭救耳。此種情形。不必到西洋而嘗試。想來上海兆人如海中。固大有其人。然問彼於商務印書館科學會社所有出版之書。縱可憐極矣。不管理化與工藝。已曾觀看殆遍乎。恐其未也。彼在西門方板橋上街車時。曾見銅錫器鋪之矮脚阿二。坐地上用巨剪。敲剪鐵板。腰駝背折。敲鑽三四十孔。兩日以後。卽成絕好之黃包車輪。鋼絲牛牽馬絆而入之。橡皮打氣而附之。卽其行如飛乎。彼於倫雞橋下車時。曾見磨銅作門外階沿上。坐有拖鼻涕之學徒。調金剛砂於破洋鐵罐內。連帶其鼻涕。黏着於小木輪上。此輪卽以固定歪扭之轉軸上。所謂機器者是。兩赤脚小孩。扛一黃銅床柱半。置於門。一黑面之老師父。執磨於金鋼砂之輪上。頃刻卽精光耀日。陳設於南京路外國家具鋪之大玻璃窗內。充舶來品乎。卽彼乘三號電車。赴西門一往還。所不見之事。已多。推而廣之。陳於其目前而不能見者。何可悉數。卽此不曾讀盡之書。不曾看見之物。上海極小。已負研究調查者多矣。西洋書籍。自千萬倍之富。道路可遇。又千百倍之多。如何而能窮於研究與調查乎。

容問子之所言。東有所張。西有所望。積而爲談資。固亦可矣。若欲倚恃此中得一小工

藝安見必有吾之所願習者。適來吾旁。以供采擇乎。如其非所願習之事。何必耗費精神時間。處處作爲無益乎。

答曰。預先謀執一業。千迴百折。準是而進行。此不惟富有機會。能得高深之學問者。必當立此方針。卽困於境遇。止能先謀小工藝者。自亦當略有預算。然吾人處此過渡之時代。吾國當此百荒之境。有志之人。居其少數。自宜於本務外。又當負觸處留意之閨職。此其一也。就工業而言。實互相關連。兩人共見一事。可以各自應用。如昨日所言矮脚阿二之敲鑿圓洞於鐵板。下襯鉛塊。彼鑿裝置鋼絲之輪箍。用此法者。吾又見寶善街有鑿招牌字之珠璣孔。亦用此法。所以今日西洋機器之上。有無數條件。皆用彼中昔日燒飯睡覺等之家具以改造。所留意者甲物。儘可變通其法。以爲乙物丙物。此其二也。既稱小工藝。畧能多習數事。庶可供觸類之應用。古人論戰。不勝於軍器戰術。乃勝於牛醫所製之凍瘡藥。因適天氣盛寒。有凍瘡藥者。能執弓矢。則勝其不能執者矣。然則何物有益於自身。有益於國家。皆非逆料。惟能善一事。必有一事之效果。則爲可必。此其三也。吾今述一老典故。亦足於吾說相印證。英國西北一帶。亘華里六七百。大小三五十城中。烟突密若森林。所謂製造廠之根據地也。就中尤以織業爲最盛。吾

國華僑唐人街所在之一。亦卽爲楊志士篤生先生埋骨所之利物浦。英國第二大城也。其稍東百里又一大城名曼哲斯泰者。乃世界棉織業之中心點。我國所用之老斜紋洋布。卽從此城載來。此城如爲南通縣。如爲上海縣。成爲棉織業之中心點。則毫無可異。可異者。此處從古不產棉花。至今其人民仍不曾見過如何是棉花田之狀況。棉花者。最近來自西印度羣島及新大陸。稍遠則來自印度。自中國。要皆在二萬里以外。何以能成爲世界棉織業之中心點。則特有能發明棉織器具之人耳。其間最有名者約在乾隆之中葉。在曼哲斯泰利物浦之中間。有一小村。今亦爲三四等之大城矣。生一理髮司務。名叫亞克雷。此公雖定其本業之小工藝爲理髮。然專喜瞎留心。起初因理髮之藝過拙。又設肆於下層土室中。故無人顧問。曾懸招牌。一銅板薙鬚。同業本惡其過貶價。然明知赴者少數。姑勿與較。久之。又改薙鬚半銅板。生意仍寥寥。於是彼乃輾轉想出染髮術。染髮子以出售。略能獲利。此固仍就其本業推廣也。彼心終不足。常與鐘表匠鐵匠等相往還。其時家家皆用徒手紡織。如吾舊日村鄉婦女之搖紗織布。彼必欲創造紡棉機器。此時固百物皆未有機器之時代。亞老先生於理髮之暇。日夜或雕或鑿。屢定式樣。皆不得法。一日略有功用之模形成。方得意出門去。其妻恨其荒

本務而使妻孥饑寒。乃擲其模形而碎之。亞氏歸見大忿。遂棄其妻。繼續而成紡棉第一之機器。而曼哲斯泰之世界棉織業中心點。卽由此而成。

客問學習小工藝。於夜學及道路之觸處留意外。不識尙有有片暇之考詢方法否。

答曰。考詢方法之多。亦隨人之腦力。就所觸及之類。而爲之旁通。有非筆墨所能盡宣者。但所謂有片暇之考詢法。則考詢於工藝造具店。頗能得良好之智識。今之所謂工藝。除一切大手術。可由個人生出意匠。挾無多之工具。閉門自造外。所餘根此工藝。可爲日用商品及專門美術等事。皆有特別用具。如造紙。造玻璃。造肥皂。造油漆。製洋磁。製寫真銅板製活動寫真等等。皆工藝不關重要。（略有特別秘訣。爲特別廠家發明。而專利或暫且居奇者。此又另爲一問題。似此者。不惟小工藝。志願人不能考詢而得。卽學問家及大廠家。亦無法探知也。例如普通顏料。各國能造。亦且爲小工藝家所易習得。若有特別種類之顏料。新爲德國一二廠所秘製者。歐戰既開。卽無從購求。以各國顏料廠不能製也。）而關鍵在商品之銷行。成本之輕重。及資力厚薄等等矣。故目前應用之工藝。並不秘密。（所秘密者。亦惟其最良之法。）吾人習得此類工藝。雖決不足適用於商品之製造。而與舶來之物爲競爭。然欲滿吾小工藝之志願。則其人依恃

小工藝得一較豐之衣食。本非以爲商場抵敵之武器。則一材一藝。正亦吾人所急要。誓之習得造肥皂術。若必欲開設小小廠肆。銷行於數百里之間。與東西洋之肥皂商相競爭。此十八九必當失敗。然若家人父子。自力製造。僅望銷行於鄰近。恃終歲之勤動。獲利數百元。漸過數千元。則其人之身工已得。不必說情謀事。靠官得食。爲種種寄生之生活。作高等之飯桶矣。而且各處有此人。恃其購求獸油。采取鹼料。皆辛苦搜集。成本既輕。微利可獲。洋皂之數。居然受滅。則積小戶千百。儼如建一大廠。抵制外貨不少矣。就中豈無獲利稍豐。信用漸大。適技術等皆有改良。而大廠亦卽由此而生。故人能尋覓小工藝。不惟直接有益於個人。而且間接有益於團體。所以不能因其暫時不關重要。而輕忽之也。吾所謂考詢藝術。可於造具店者。譬如製造玻璃。自有一種製造玻璃之用具。製造此等製造玻璃用具之店。亦爲今日造具店之一種。玻璃之藝術。固非有所秘密。然擇製原料。使用爐具等等。亦非夜學之功課。本上所能言之甚了。若訪問於製造玻璃之廠。終以營業所關。不願詳告於外人。僅僅身入其中。從而工作。從而學習。亦未易窺其秘要。昔有鄉人某君。在湖北時。忽動考察製造玻璃之心願。得當道派赴德國。然歷觀無數玻璃廠。苦不得要領。最後覓得發賣製造玻璃用具之店。以

將訂購貨物相告。該店乃將一切製造玻璃之法告之。後此君歸國。遂在徐州籌設某公司。雖此公司於抵制外貨之能力。未曾顯見。然某君之技能。若於上海吉祥街自籌數千元。設一料泡店。吾人行赴城隍廟時。見其間之爐火。日夜通紅。亦必足爭一小小年利內。可抵次優之薪水不必東闖西走矣。此則一度考詢於造具店之效也。

客問造具店之詳。告人以手術果何爲乎。

答曰。此無難立得近證者。卽勝家公司之發賣裁縫機。多方設立學校。引人入勝。卽爲銷行其貨物而已。彼恨不能使人人能操其器。卽人人必購一具。所以我等欲造玻璃。若往玻璃廠調查。是不啻對狐謀裘。彼固但願天下不復有第二玻璃廠。則彼可專利。反之而往製造玻璃器具之店。彼卽情願能造玻璃之人愈多。卽彼之器具銷行亦愈多。我曾親以此法試之於寫真銅板。余在蘇格蘭之扼北淀城。擬習寫真銅板。回國設一圖畫日報社。余雖知寫真銅板。無大奧妙。因其時余有同鄉朋友趙君鴻雪。無錫之名畫師也。就其職業而論。此人當清高自放。不屑屑於工藝。就其年齡而論。在今已爲五十歲以外之人。又素無學生之生活。不知算學西文爲何物。宜與新藝術爲絕不相關。惟趙君素嗜技術。三十年前。全國無一人注意西器藝。彼作畫好在夜深。每每停

閱其高酬急催之函件。就燈火下試其銼刀刮磨之技。曾用白鐵自銼西式大小袋刀兩柄。就小炭爐上淬而成鋼。能辦火候。得剛剛恰好之良鋼。又以象牙舊扇骨刮磨而成刀壳。彈簧鑰釘。無一不由手製。亦無一不肖舶來品。全刀既成。又仿刻數洋字於刀頁。執以示人。無不以爲實假舶來品以欺人。壬寅文明書局將開幕。彼稱寫真銅版可自造。彼全用其理想。人則駭之。因其時惟有陶子方制軍向日本小川一真刻銅版。紙附夾於行狀中。人人皆詫爲奇物。其實寫真銅版術在西洋亦僅在一八八二年發明。行之日本亦未久也。一從前刻在格致彙編中之李鴻章徐雪村等。皆雕銅版。雕銅版彼中有之已久。然同人皆信趙君不妄言。遂同至日本。購得器具而歸。趙君雖買得博文館之寫真銅版術一冊。實語焉不詳。日本之販賣造具店。亦言之不了了。屢託人介紹至小川參觀。僅得一瞥視。一無所得也。且習寫真銅板術。至寫真銅版店參觀。卽所謂彼固不願天下有第二家者。趙君素信自己已有神悟。携具歸無錫。牛牽馬絆。試驗半月。遂得印物一紙。余時在上海。戲致電賀之。其後文明書局柯羅版等。足與日本印物比良者。皆趙君暗中摸索而得之。此君雖不識西文。然於藥物之名稱功用。精熟無比。惟生長中國。非工藝之國。趙君遂埋沒其天才。無所大發明。且其人素恬退。不願競

名亦不願競利。數年以來。夜深無事。獨調古琴以自娛。不幸於前年構末疾以終。其人若生西洋。必與華特司提芬孫等齊名。發明利賴人羣之品物。世界蒙其福矣。余在扼北浞欲習銅版術。乃在趙君製板於文明書局之後。余有趙君之性僻。而無其天姿。無其耐性。凡能動能轉。近乎西洋景者。無不好之。但用陶淵明之法。爲之而不求甚解。且旋即棄置。余之欲習銅版術。其目的因欲設立圖畫報社。但其動機之發。則因寓處相近有售賣照相器具鋪。余每過其門。必立觀窗中。不覺移時。一日試購小孩所戲之照相鏡一具。與寓中兒童弄之。漸覺可玩。時時添購品物。姑以寫真銅版之器具爲問。向例出售尋常照相器具之店。與寫真銅版器具之店。甚隔膜。獨此店乃藏有倫敦發賣製板器具店之詳細廣告一冊。出以示余。余出五仙令購之。由此按其圖畫。詳知其品物。且附製板術書籍目錄一紙。約有數十種。余購數種讀之。且購得器具一小副。居然亦出板於寫中之房內。比余遷居倫敦。欲觀學校之究竟。卽入向所述之麗景街夜學。同學有英人二十餘。余覺彼等事事皆若新奇。余則並未得有何等特別智識。出乎造具店目錄之外也。因此一事。又發見凡有特別工藝之書籍。普通書鋪卽最大者亦不能得。其發行往往皆附於造具之店也。故寫真銅版術至普通者也。然試就別發洋行

伊文思書館或日本之完善書店問之。必以未有其書對。卽入倫敦市。徧問大書坊。亦止能舉出書名作者印局。然後可以代求也。

客問子旣欲發刊圖畫報於十年以前。今日旣歸上海。曷不從事於此。

答曰。理想之與實行。每每懸隔一大段。吾在十年前。卽想發行圖畫日報。至今追念。實覺過早。圖畫旬報在倫敦有一「倫敦新聞」者。發行已七八十年。其初皆雕板。卽現時我國所謂雕黃楊木板者是也。其報尺寸略與今日上海各報相似。卽彼之一「丕其」抵過上海報紙之一板是也。每分爲十六丕。其至廿丕。其雕板之畫圖。方七八寸者。必插有五六方五六寸三四寸者。又插有十數。自有寫眞銅板後。此報愈改良。至今尙每週出板。惟與此報同式之旬報。又增三四而已。然此等畫冊之報紙。在法國二十年內。亦惟巴黎有一旬報。至於日報。直至一九零四年三月。余在蘇蘭愛丁堡時。方見倫敦之鑑報出世。見有牛津大學與圖橋大學在倫敦太晤士江內競漕之圖畫。約有尺五寸之巨。今日如倫敦寄來之誠報。售賣於滬甯火車站等處者。卽二尺巨幅。亦有之。區區尺五之畫幅。何足齒數。然在當時。彼中人已極新奇。其時余尙不能讀報。故在蘇蘭時。曾未買看。其年五月。與同鄉莊君。同至倫敦。住於日本輪船停泊之相近處所。方得

購鑑報一紙。以爲練習看報之資。因該報雖亦有二三丕其之記載。然有四五丕其之圖畫。每圖之下。止注數十字。最便初學文字人閱讀。雖記到倫敦買得第一紙。卽有康南海之小影。其時康先生方遊英倫。該報稱之曰光緒皇帝之朋友。未來之宰相云云。有此一趣事。故連帶而此報之影象。影於吾之腦中者。至今猶能了了。自鑑報出後。十年以來。倫敦方有畫圖日報三分。巴黎則四年前方出一分。似覺日本至今尙無其物。惟揣想之耳。恕我未調查也。吾乃於十年前卽欲計畫之。豈不太早。恐今日猶未到。剛剛恰好之時也。

客問歐洲尙視寫真銅版畫。如其貴重乎。

答曰非也。請客勿誤會。歐洲於寫真銅版畫。幾乎滿坑滿谷。不值一錢。所有日報。惟太晤士報擺其高尚貴重之大架子。但於紙張加光潔。排印加清朗。所插者惟地圖。從不插寫真銅版之圖畫。其餘大小各報。皆每日有三五六七張寫真畫。或有多至十餘張者。太晤士報每過一兩月。或數週。必有大附刊。其附刊中索性有數十張之寫真圖畫。刻入（於正張仍不刻寫真畫也）余所見太晤士報最大之附刊。卽日本併吞朝鮮之先。聞費數十萬金。囑太晤士發一大附刊。歷敘日本種種內政之優良。附刊圖畫百餘

巨幅預買世界之好感。以免併吞時之非議。太晤士報正張常爲二十四丕其。卽爲上海報紙所謂六大張也。（上海報紙普通皆三大張。自四大張而止。）該號日本之附刊。却增多九十三丕其。蓋增多二十三張。若以此附刊訂爲商務印書館東方雜誌之本子。蓋得五百五十丕其。售價仍如常時。每一分之報。至小孩不能受舉。信縫不能塞入。卽以彼中之寫真畫幅而論。足可以抵一本日本全國風景冊出賣矣。然在該報視爲甜俗之事。不屑闖入正張也。其餘若週報。若雜誌。若定期分刊之小說。若各種之學報。無不數十紙之寫真圖畫。插滿全書。而且雜有甚多之三色銅版。決非因寫真銅版畫之貴重。而正式之圖畫日報與圖畫週報。尙未能十分興盛也。

客問然則其原因何在。

答曰。卽因日報與週報。不能隨便雜取無緊要之寫真充數。必皆爲現時重要之新聞。譬如昨日北京軍警及請願團在國會將吳郭諸議員毆打。在歐洲之圖畫日報。必負有攝照當場把戲之責任。非能如我國報紙。畫出十張圖畫戴軍帽的。算做軍警。着洋服。算做議員。裝成扯扭之狀。算做打架。卽可了事。卽萬一臨打時之狀況。不能攝得。亦必轉轉灣灣。照得相近之情狀。故此種照相之訪員。亦必鉤心鬪角。慘淡經營。往往

攝照於擾亂及戰鬪之頃。送却性命。亦爲常事。一紙之貴重。亦匪夷所思。如昔日西班牙王結婚日。在道路遇刺。有一照相訪員。攝得一紙。王與后已易車而行。其擊斃一馬之車。猶在受刺之地點。其時炸彈之烟。亦未全消。此紙即售得華銀數萬元。因照相與新聞及著作相同。例有板權。每報雖刊載。必與以賃金也。故開設一圖畫報館。覓料甚非易事。雖倫敦已有三十七家供給報紙圖畫之大公司。皆資本數十百萬。遣派攝照之員。遍於全球。然所有圖畫日報館。又必自派攝照員無數。一爭求特別函件。博取閱者之好評。采集材料。如此繁費。故已有大社數家。而增設頗不甚易。若資本薄弱。僅能得有普通圖畫。則尋常日報之插畫。已不相敵。可能稱爲圖畫報耶。

除當面談話之外。復有函問之件甚多。惜篇幅無幾。不能隨時即答。甚爲抱歉。當徐徐一一奉答也。

客問然則圖畫日報之不易發生。而材料問題。居其重要矣。

答曰。斯固然矣。然中國在一切材料荒落之時代。亦可用荒落之辦法。即采集外艱。造就攝員。勉強湊合。在他人以爲平常者。在我國亦或可以敷衍。惟材料之外。另有一問題。即中國人看報之興會。究已至何等程度是也。雖圖畫報之性質。比較略可普通。然

不景氣之社會。於世上之活劇。究有強烈之刺探慾望否乎。甚難言也。故以倫敦情形而論。似新聞之消息。能早聞一刻。與遲聞一刻。大有關係。故晚報之力量。勝於晨報。晚報發行至六七次。在他國則不惟上海。決尚未容有正當晚報之發生。而如夜間最繁華之巴黎。晚報亦尙奄奄無生氣。其人寧可化費其零錢於咖啡館之皮酒。捨不得多看一張晚報也。推之倫敦人好奇之性情。如聞洪述祖在會審公堂前剛剛上車。被宋先生之公子等邀阻而下。重上官廳。倘此邀阻時之照相不能得。自人人失望。即使竟不能得。亦必將洪述祖所坐之汽車。停在會審公堂門外者。攝登。而邀阻之宋公子與其同人出公堂門時。必攝得一紙。洪述祖重新送往押所。又必得一紙。卽此一案。如洪述祖棣隆里之住宅。其家屬出門運動釋放。延請律師。無論在車在途。亦必被攝多紙。凡此皆其人當做新世界之活怪。必欲先覩以爲快者。而吾人則自有牢不可破之成見。假如汽車者。人所習見之物。停在門外。攝在紙上。去見其爲洪述祖者。卽洪述祖之汽車矣。知之亦何意味。此等批評。衝口而出。但是平心而想。假如我等聞有此事。忽發奇興。奔往會審公堂觀看。卽使不曾看得洪述祖之面。然尙看見洪述祖之汽車。停歇門外。與門外蹤迹全無。但如平日。止有紅頭巡捕。挾槍站立。則我等之慰此行者。有以

異乎。無以異乎。歸而講述此行以報銷。孰爲可銷帳乎。孰爲不可銷帳乎。足見彼人好此零星夾雜之情景。亦非無理取鬧也。不然。隔壁死了大狸貓。與我何干。推而廣之。所謂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者。孰非可已而不可已者乎。迨緊急之時。他人有此習慣。論天下事爲國事。論國事如家事。是非黑白。即容易了解。必待臨死抱佛脚。到此方議貼告示。派宣講員。命使疏通。則遲矣晚矣。今且勿爲廣漠無垠之批評。吾人此等好奇之心。猶未發達。即就小有實施而論。亦可以證明。年來商務印書館之製版部。屢次因上海之大慶市大運動等。派有專員。攝其活劇。預先發有傳單。通知各報。倘欲製板。可實指各種情景而取版。然各報館則應者寥寥。偶有一二報擇取登載。閱者亦不見增添何等之興會。雖登者而不勉強。而閱者自愈無習慣。亦一主因。然即此亦見圖畫日報發生之時期。猶未至於規點也。

客問子所言公堂門外攝照空汽車等等。似亦非爲難題。以登者之勉強。促進閱者之習慣。獨不可試刊一二圖畫日報。以爲先聲乎。

答曰。客言良是。且圖畫之足以普及。與足使閱者增多。究尙勝過尋常之報紙。或者必有人於最近時代冒險一試。亦未可定。但因攝照公堂門外空汽車。論其是難是易。又

不能不聯想而及於我國照相事業之荒落。必當一正吾人對於照相之觀念。而後各種事業。因之成就者不少。而新聞之寫真圖畫。亦其一也。

客問儉學會有六百元。西洋留學之計畫。果能不妄乎。

答曰。用錢之事。至無一定。繁華之城邑。比例之相差尤甚。不必言其荒唐者。即言其正當者。假如上海學校有三四百年。一年方敷澆裹者。亦有百十餘元。亦能敷衍者。三四百元之學校。不盡爲上材。而百十餘元之學校。亦不盡爲廢物。一皆以其爲學之勤惰。而爲其人成就之深淺。假使其人生長僻邑。無學可學。其家境又不能有巨資可措。能勝百十餘元。不能勝三四百元。將來上海學乎。抑因不能入三四百元之學校。反甘心蹉跎於窮鄉。從而輟學乎。則智者必不待躊躇。而挾其力所能勝之資。就上海百十餘元學費之良學校。而自進矣。推而廣之。在家本穿青布長衫者。至上海而必效同學穿熟羅長衫乎。在家本青菜黃米飯者。至上海必嫌三色一湯之校餐未佳。頻往馬路酒館會食乎。在家本安步以當車者。至上海必數馳車出游乎。在家本熟讀課本。或借書誦讀者。至上海必見書則購。所有預約券不肯放過乎。凡此所謂穿熟羅長衫。吃館子。坐黃包車。上棋盤街。至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買書。皆至平常之事。即上海至高等之

學生不以爲非。我亦不以爲非。然必出乎在僻邑出門時之預算。與百十餘元之力量。多所反對。則斷斷然也。平心而論。其人挾百十餘元之始願。特止欲得某校之功課耳。而熟羅長衫之華美。館子菜蔬之滑適。黃包車之安閒。羅列羣書之富麗。乃又一事不能因百十餘元之預算不敷。遂根本推翻。歸咎建議之未當。甚而浮慕之人。必且得隴望蜀。欲並遷於三四百元學費之校。方爲快適。蓋此等麵筋學生。深信高價之油鍋。炸成大個。更可不費自己腦力。謀之而不能。反至放廢無聊。輟學而歸其僻邑。始嘆故我依然百境皆非。則悔已晚矣。今不必提起蘇州之夜航船。紹興之烏篷艇。如豕滿載。你之脚大指抵於我之酒槽鼻。爲人境之至不堪。且亦有失風師爺。土頭財主。旅行其間。視若尋常。今加一等。爲長江輪船之三等床架。又進而爲香港天津之統艙或房間。則除今之議員老爺。毛頭政客。造孽有錢洋氣直冲外。餘所謂曲辮子之詞林丈人。初赴考之青年學生。皆資爲惟一交通妙境。望大菜之間。過官廳之門。皆不甚生其比較之情感者也。乃儉學會學生。初聞日本三等艙價。莫不欣然。語其實在。其待遇實優於長江之牀架。天津之下間。如安心作爲內國旅行觀。方當滿足之不已。然登舶而見頭二等之快美。加以長途之厭倦。頗有人忘其乘行之本意。甚且毒詬之曰。不是人境。充此

論而處處爲齟齬。明明無所謂不可儉學者。竟亦可認爲儉學爲理想。此則天下事皆在有志者自爲之矣。

客問子所謂三等艙者。爲價幾何。其實狀果奚若。可聞其詳乎。

答曰。日本有恒言。凡人當分利之年。或爲分利之人。旅行例當以三等舟車爲合格。分利之年則學生。分利之人則軍人。故軍人與學生。乘坐三等舟車。走盡世界。皆不以爲非。非如外交官等。服御不飭。乘坐街車。則傷辱國體也。例當從儉之人。更有教士。昔年有日本教士。以日教之誼。挈湖北鑛學家曹亞伯君西行。該教士自充頭等艙之侍僕。而勸曹君乘坐四等甲板。此教士抵英後。到處爭迎演講。因彼實爲一日本有名之牧師。其西行之目的。卽欲以演講所得之錢。歸建禮拜堂。後聞得資三四萬元始歸。由上海至倫敦巴黎柏林。資費出入有限。因既抵西洋。到處止有一半日之車路。所多亦一二十元耳。歐戰之前。有定期之郵船四家。皆兩星期一發。四家更迭而行。近乎每星期皆有在上海開行之船。曰英曰德曰法曰日本。英船無三等艙。德法三等艙。其待遇有中國內海輪船官艙之身分。故需價二百七八十元左右。日本三等分兩類。曰特別三等者。等於德法之三等。故爲價亦需二百五六十元。尋常三等則價止一百八十元。卽

余昨所言之長江牀架。或天津下艙房間者是矣。與上海往日本之三等艙。無甚異同。惟上海日本間之輪船常小。歐行者數大。而艙中飲食。似亦略略較優也。由上海至新加坡。三等頗擁擠。因有廣東南洋之華人。及往來南洋之日本小販賣商。而日本龜奴與妓女。亦頗不少。既過新加坡。終止有寥寥數人十數人而已。常能遇日本學生一二。人大都赴德。無論如何。每一客人。終能占得極濶之席。如岸上獨睡之床。較長江之架子。大而且高。新加坡以後。一人可占一二床鋪。睡其一。其餘則陳設書籍食物玩具小箱等等。若善於收拾之人。亦能羅羅清疏。安排得別有天地。三等雖不供被褥。然旅行適在熱帶之下。雖在冬間。一抵香港。直達地中海。皆如夏令。彼本有土席。所謂「撻捷米」者。是更加一東洋摺席於其上。即光軟無比矣。携布單及氈毯各一條。儘足供此四五十日之舒服。食物每日白米飯三餐。光潔可食。惟肉燒洋芋菜燒魚之類之飯菜。皆東洋風味。久居東洋者。甚以爲適。未嘗東洋滋味者。莫不睡之。故若預帶醬油麻油皮蛋火腿臘腸冬菜等愛食之品。一二十元。而又廣帶茶食餅乾糖菓等等。長途消遣。亦即比於神仙。且三五六七日必抵一埠。停泊登岸。就酒館小酌。携帶水菓各事。又添無窮風趣。聊用以慰辛苦。皆廉而不費。海行之極可羨慕。較長江內海之船爲適。三等

或較頭二等爲自由者。長江內海之船。三等無寬大之甲板。可供憩息。而外洋輪船則頭二等固特置寬大遊步場。卽三等亦在大艙之面。建搭帆布之棚。任客徜徉其間。海行最不可少者爲一二元一具之藤躺椅。近乎每日十許小時。皆躺坐其上。啖果餌。觀書籍。談空話。望海天之空闊。嗅海氣之潔淨。若無世俗之見。浮慕頭二等之虛榮。亦幾南面三不易其樂。而且酷暑之時。三等則科頭其踞。惟不露赤膊等之惡相而已。儘可御日本之道袍寬博迎風。行坐自如。若頭二等艙。則會食必整西裝。揮汗必襲重衣。拘苦或亦如獄囚也。若在頭二等艙而失其儀節。反受外人之恥笑矣。

客問六百元儉學生之飲食起居及學校修業可聞其畧乎。

答曰。學生西去。必程度至不相一。今當以預備完足。可以徑入大學或專門學校者爲甲類。語文及普通學各有欠缺者爲乙類。今先言甲類之學生。其飲食起居及學校修業。雖因儉學之故。畧當從儉。然究與尋常官費學生等亦可無甚分別。因用錢從寬從緊。決不在乎飲食起居。及學校修業等之正用。惟在乎零錢。零錢之爲名。雖終若不過爲附帶之費。但儘可指大於股。股大於腰。譬如我等在上海包飯一月止需三五元。然一月應酬朋友數次。共上酒樓。反可不止三五元。諸如此類。可見銷耗之巨敵。惟在畧

用。倘專注意於學校修業。不必十分刻蓄其飲食起居。惟與零用爲嚴格之相持。則零用眞爲零用。儉學正有餘地矣。假如有甲類學生。籌取二百五十元之旅費。乘日本三等艙。抵英國之倫敦。二百五十元船資與小小整裝費。皆可在內。船到時必有介紹友人來碼頭相接。或竟在船邊雇一汽車。與行李同載。至曾經介紹之華友寓所。其友已知來意。卽爲覓一廉價之寓。大約華銀八元一星期。此寓必在一中等人家之家中。普通有中國六架大小之房間一間。局運佳者。以如是之價。能得較大之房間。房中上有光潔之白堊平頂。下有華美之地毯。壁糊精雅之色紙。照相畫架。必大小十數。鑷鉗插排列整潔。精銅耀目。窗光淨明。白紗花簾雙垂。書桌靠窗。上覆五色綫單。軟絨交椅數事。或壁角有大躺椅一具。非有特別衣櫥卽有特別壁櫥。雕花鏤嵌。可貯書籍。獨睡鐵床一張。銅柱精擦可鑿。羊毛毯爲被褥。白竹布之被褥單相裹。溫軟光潔。被項單以白花綫單。（此單爲覆被之飾。我國最近流行。取爲客寓中之褥單。已屬可笑。更有竊入用以罩桌。西人見之。必作嘔三日。西人吃飯桌上白花單。乃平花無邊鬚。絕非同物。且惟吃飯時罩之。餘時止覆色線之單。我國習慣桌上罩一白竹布。名爲洋式。此等洋式。實出杜撰。）鴨絨之枕。罩與被褥單。皆七日一換。白磁便盆。或盆箱。或簡便置於床

下一壁有大理石之面盆檯。嵌寬大之磁盆。能含斗水之磁壺。滿貯潔水。漱口玻璃盃。肥皂磁缸。位置於檯角。（惟牙刷肥皂必自備）面布兩條。搭掛小架。每晨十時至十一時之頃。客必出房。或往客堂。或出步公園。讓女主人或下婢整治其床鋪。傾潔其便盆。更換其水壺。拂拭其牕牖。如不依時出房。非但此日即百物不爲整理。且被看輕爲妄人矣。夜睡之時。將所着皮靴提置房門之外。明日房主亦爲拭淨而上油。（有包在房金內者。有另給一辨士一天者。大約包在內者爲多）如其有衣領等應當洗濯。即於晨間出房讓其收拾。時將應洗之衣物。捲置床中。彼即取去。（不置床中間者。彼爲疊好。以無欲洗之表示也。洗衣大都另給錢。惟局運至佳者。亦能得包入手房金。）終之所有卑賤之勞役。皆以慣例之方式表示。不可以言語使令。雖語下婢。皆爲謬妄。以上即八元一星期之寓所房間。大約占有三元五角之價。尙有四元五角則算入飯食。以三元五角一星期之房間。鋪設至道台之簽押房亦不過如此。西洋儉學較諸北京儉學。租寓旗人家中。廂房煨着炒鍋。實天上矣。

客問八元一星期之儉學客寓。而其飲食又奈何。

答曰。世上之飲食。以中國爲最濃郁而油膩。意大利次之。以日本爲最清淡。而英國次

之。兩島國之飲食。皆清淡寡味。而頗合於衛生。然吾國寒士家風。黃米飯。青菜熟。大多數之人民。亦何嘗不淡薄。深印一青菜黃米飯之觀念於腦中。則嘗日本白米飯。黃蘿蔔之滋味。固無所謂不堪者。而食英國之簡便大餐。更如登天矣。英國儉約家風之食物。以晨間及晝間爲優。夕餐則淡薄。惟富貴人家。始夕餐尤豐於晨午。恰得其反也。今就儉學生八元一星期之客寓而言。早八時或八時半。主婦設早餐於客堂。叩客之房門曰。早餐已設矣。客應曰。唯至客堂就坐。每人盤中。油煎雞蛋一枚。火腿兩片者。其常有時。薰魚一尾者。其暫。麵包切片。已塗牛乳者。陳於桌心。任取多少。茶注於盃。和以牛乳方糖。一盃與兩盃。聽客之所嗜。平花白檯單上。盆盞刀叉。整如瓶中設。且食且談。問題大都出晨報。是曰早餐。午十二時半。又叩客之房門曰。午餐已設。其時檯單益潔白。盆盞刀叉益增。瓶花益燦。主客畢坐。主婦割牛羊之肉。或魚塊。或雜膾。約拳大者一品。置大盆獻客。番薯或菜。或醬。另置大牒。遍傳桌上。而各色取少許。和肉以食。調味架上之鹽缸。醬瓶。醋樽。椒盒。任客自取。肉食既罷。乃進糖食。所謂「補丁」者是也。此爲英人之特色。補丁凡數百種。新婦必以能作補丁爲賢慧。一如我國閨中學作餅餌。爲大家女子之天職。補丁之常食者。無非杏子。或蘋果。補丁。蒲桃。乾補丁。細米。或涼粉。補

丁。大米雞蛋酪補丁之類是也。（西洋糧食店亦售大米。卽作補丁之用。在彼人視大米一如吾人之視苡薏米也。惟價格亦止倍於上海米價。運往者爲南洋日本。而米質則以爪哇爲最佳。日本次之。）肉食一盆。補丁一盆之外。各得麵包一塊。不塗牛乳。飲則清水。貯於玻蓋。是爲午餐。非有能如上海之香菜五六七種。連連而進。雖餐館與富室之餐。亦與上海香菜相同。品類繁富。然尋常中戶之食。決無有過兩三品者。儉學之寓餐。菓則絕迹不見面。（惟水菓甚廉。間可自購。晨夜作消遺品。）午後五時。名曰吃茶。茶和乳糖一二杯。麵包塗牛乳或糖醬數片。客氣者復加蛋糕一盤。夜八時半或九時。又有茶一二杯。麵包與糖醬。或加餅乾。是名晚茶。或同運佳者。晚茶與午後之茶。並在六時。另加冷肉或雞蛋或油魚一盆。於是九時則進加非或可一杯。餅乾一二枚。是皆可稱之曰晚餐。一日之食料乃備。大食者惟以麵包爲進退。然據衛生家所說。吾人食物。但嫌太多。不嫌過少。則英人儉學生寓中之食飲。於養生之料。固已綽乎有餘。此八元之權利。除房間飲食外。又有一餘福可以享受者。則每星期得洗浴一次。今日英國之住房。雖中下戶人家。莫不各有絕好之澡房。卽上海洗清池所謂洋盆者是矣。自便房則潔淨精微。機關抽送。不見纖毫糞迹。又必近於我等臥房。夜半清早皆便。

歐洲嗜茶之國。以英吉利俄羅斯爲最。大陸視茶。僅如我國之視加非。偶飲之而已。俄羅斯之狀況。吾不能言。而英國則視茶爲主要之食飲。故晚餐卽名曰「茶」。我國救荒。則燒施粥。佐以鹹蘿葡。英人振貧。則送麵包及茶葉。故若茶價之上漲。一如吾國米價之漲。使人愁歎。茶飲如是之普。亦不過七八十年以來。吾於五六年前見倫敦日日電報一報告。言一八五〇時華茶進口七兆元。印茶僅半兆元。一九〇九華茶增至二十二兆元。印茶則增至四百五十兆元。如此大戰聲中。糧食以缺乏爲憂。不應反阻華茶。某先生曾以歐洲阻止中國絲茶進口爲問。余愧於商貨未有調查之經驗。尙未能一答。據西報之傳說。則因潛艇萬險之中。欲載其急者。而暫置其不急者。華茶本爲上等人家之飲料。在所不急。故暫多載印茶。少載華茶。此必爲確因。若絲則爲奢侈之品。更遭暫禁。又無可疑。然絲但進口於法國。聞法國不欲於戰時減少女工之生計。並不禁運華絲。若英國則本少大批華絲入口也。英國華茶之價。平時至少兩元一磅。若印茶止六七角一磅。故茶店印茶止售五分或一角一杯。華茶每杯至少角半。故如小茶館及中下戶人家。華茶絕迹。彼中人未嘗不珍視華茶。無如力抽重稅。使其價至昂。以保障印茶。故華茶欲其如何發達。恐終暫無希望。

客問住此八元一週之寓所。飲食起居。則已無問題發生矣。其學校修業之法。則將奈何。

答曰。每年星期五十有二。四百一十六元之房金。並年終致送小小禮物。對於房飯錢一項者。共支四百二十元。無論習法政文學工科理科。皆能選得年費一百元之專門學校入之。其餘八十元。則以四十元爲添補衣履洗濯領衫等之用。二十元供給郵票車費。二十元供給筆墨書籍。若夏期旅行。購買書報等等。當然皆止。可以近邊公園。公家書樓等代用。不復能與資費寬綽之同學相比例矣。若有人但欲於學校修業上多得利便。而飲食起居能自減損。尙有自炊爨之一法。此法不惟省錢。在不佞與李石曾先生之理想。以爲新時代之人物。於飲食一項。應當設一簡便法。以適於旅行。不當煎熬魚炒。務爲繁瑣。使口腹一項。造出許多不便。故卽如圓心火油燈。在歐洲儉約之家。仍復廣用。因其價較電燈煤氣燈終止得半。火油燈加一文明燒架。利用之以爲個人之煮飯爐。配以華美輕巧之鍋壺。頗不礙於視瞻。置之書桌之上。一面燒煮。一面寫讀。亦不害於時間。一人之食物。若料量周到。配搭精審。於食器可無贅餘。於衛生可無妨礙。於滋味可無厭倦。余曾介紹二三人。在倫敦實行此法。皆稱無少費事。內有兩人。因

房東止供電燈。且皆以火酒點之。每人每星期約費兩元。能使食料不減於寓主之所供給。且偶參家鄉風味。於口福略增。足償手足稍忙之勞如此。覓一三元一星期之房間。但管牀鋪收拾。不管食飲者。亦甚易。以三元之房金。加上食料兩元。不過五元一星期。年止二百六十元之房飯金。贖下三百四十元。供給學校修業及添衣買書零用。便精神上大增。愈快矣。我等方擬配置精美之燒飯器具一副。總括而置於小皮包。又配合食單一紙。購辦食物簡便法之說明書一小冊。以供願就簡便生活法者所採用。不惟可適於儉學也。且並適於我等之旅行。及輕便之家居。如內地食物店之不潔。直以性命相委託。方知個人自炊爨之風尙成。亦社會不良時之衛生法矣。

客問所謂乙類之儉學生。其赴歐之情狀則奈何。

答曰。乙類之儉學生。則於詳述居歐狀況之先。有可以討論者甚多。所謂乙類之學生。即指預備工夫不甚完足。不能直接竟入大學或專門學之人。或簡直尙有不識字母之丁東者也。昨得某先生書。欲僕詳答英法德美之學制。淺陋如余。安能縷答。且一部十七史。從何說起。即調查書籍。詳細開列。必成巨冊。非雜俎欄之談話所能容。況此等爛朝報之章程。書肆必已有譯本。然僕揣某先生之意。必非泛問學制。其意必代為觀

友訪問欲知如何程度能入如何學校有所整備耳。此僕可以簡單之詞答覆且可併於討論乙類學生之時夾帶而出之者也。今最要者又當分乙類學生爲三種。

(一) 年齡幼稚者爲丙種。

(二) 已成年而欲得一種系統之學問者爲丁種。

(三) 無論已未成年。限於境遇。止能於雜藝雜學。隨便獵取者爲戊種。而黨人遊子。墨客奇士與夫頂出洋之招牌。吸文明之空氣。尙非荒唐鬼者。當附庸於此。

今當先定丁種學生之標準。此等學生即欲由乙類成爲甲類。入大學或專門學校。學習有系統之學問者也。其預備至何程度。方能合格入學。則可武斷言之曰。無論日本英法德美。即走盡世界。當先有三件要事。

(一) 學於何國。必何國之語言十分精熟。此即不係乎發試。儘可七纏八紐。南腔北調。勉強混列學籍。然至上課之際。但能心領神會。考試之時。不免借抄講義。一樣半生半熟。得畢業文憑而歸。其畢生之受用與否。惟有個人自覺之矣。

(二) 學於何國。必何國之文字。看讀寫作。比諸中國舊學。有高等秀才之程度。而且因試驗之關係。於該國之地理歷史。亦當勉強研究。熟其大概。

(三)算術則於數學代數幾何三者皆有今日國中中學校最優級之程度。此三者爲基本。倘於此三者無所欠缺。不必問英法德美學制如何。皆可具有系統之學問可學。否則必歸於戊種學生內計算。三者之外。又有兩事。

(四)無論古文如希臘拉丁。或今文除所在國之文字外。假如去英國者英文之外。或法文或德文。必當兼習一種。其兼習之古文或今文一種。程度雖可稍低。然照例亦必看讀寫作皆有規模。否則雖二三兩項。已經入格。此第四項或可通融。尙有以華文替代等之把戲。當於自己前途之學業。甚多吃虧也。

(五)於理化博物。中必有一小門特別研精。毫不歉於中學之程度。

二者雖於前三項預備充足之後。補習至易。然欲正當而習有系統之學問。於入學之先。亦不可不一并預備也。

故若上五項工夫。出國時已經完備。是曰甲類學生。若猶待出洋後添補不足者。名曰乙類學生。自小出外添補者。乃乙類之丙種。成年而出外添補者。乃乙類之丁種。無論丙種丁種。無法於五項添補滿足者。即無系統之學可學。是即乙類之戊種。其人儘亦有某項有系統學問之招牌。實皆野雞學生也。野雞學生。何嘗不能成一家造博士。或

「發明大家」然此爲別一問題。論及戊種辦法時。或再討論之可也。

客問如子之言。乙類丁種學生之程度。似皆可於內國預備滿足。成爲甲類學生而後出。

答曰。此乃正當之辦法。雖然事有未易一概論者。一國之立國。自有一國合理之辦法。譬之如中國之中學校。照情理而論。極能造成出洋入大學之甲類學生。無如在理論上與實際上。皆未易造成出洋入大學程度滿足之學生。因出洋求學。乃一時之現象。必非永久之事。苟將成其爲一國。必計畫內國有學可學。此理論上之中學。應當爲正式中國之中學。不能看作出洋預備學校者也。出洋求學終爲至少至少之數。全國多數中學之青年。但求受一中等教育。而供其一生職業上之應用者。乃居百分之九十。此實際上之中學。應當爲中國中等教育完全之中學。又不能辦成出洋預備學校者也。故必欲於中國中學。求達預備滿足。無歎於甲類學生之程度。在勢定有所難能。惟有特別供備出洋之學校。如北京清華學校之類者。可以副此目的。然昔年吾鄉胡君敦復主該校教務時。卽微嫌辦事人無意使程度切合。建議欲增高其學程。至齟齬而退。乃發憤集合同人。至滬上發起大同學院。極數年之擘畫。一意傾向此一目的而

進行無如往學者多數。皆非有直接出洋之計畫。仍止以一良中學或高級文科視之。辦事人欲周旋於二者之間。心力乃爲之愈勞。舍此以外。惟一二外人所設之中學大學等。差亦易副預備滿足之希望。然而學費亦幾等於出洋之儉學。惟其人苟於經濟有精密之計算。殊亦值得少安毋躁。在此等內國之校中。預備滿足。然後出洋。三年止需兩年外洋之費用矣。但有最要之一言。貢諸學生之自身者。無論在內國學校。或外洋補習。真能滿足其程度。且生許多之活用者。必其主要恃自力。切不可委之於學校。照例之功課。以麵筋學生自待。以爲學校中照例功課之力量。能使我等自然發展。自然滿足。若但委其運命於學校照例之功課。在內國悠忽歲月。滿足無期。遂思握苗助長。或入西洋之火油鍋中。可以不勞而獲。則大謬大謬。成年學生至西洋預備普通中學之困難。乃異乎尋常之困難。在儉學爲尤甚。因其爲成年之人。而正式之官立中學不得入。止可入私立中學。因其爲儉學。高價完備之私學不得入。止可入飯桶私學。（法國公立中學。雖成年者亦可強入。然此等能許成年人強入之公立中學。其情形亦與飯桶學校相等。）所謂飯桶私學者。乃吾臆造一遊戲之名詞。形容其真相者也。其立校之宗旨。直如我國從前之私塾。乃一種之營業。專門供失風文人。爲無聊中之飯